·恰·佩·克·兄·弟·迷·人·小·书·系·列·

米兰·昆德拉最推崇的捷克作家
被译为21国文字，全球发行逾五千万册

我和花草有约

Zahradníkův rok

原著 卡雷尔·恰佩克
翻译 耿一伟

中国画报出版社



这是一本巧妙的小书，绿色的，

散发着迷人的土地的芳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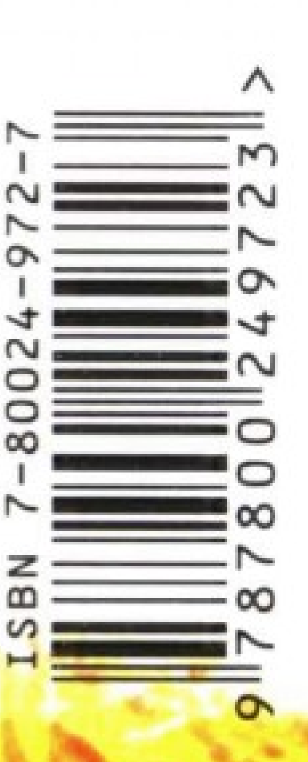
每一个词都很迷人，

每一个字都洋溢着说不出的轻松的童真和乐趣。

这是一种我们久已失之交臂的幸福和美……

亚马逊网站五星推荐图书

amazon.com ★★★★★





ISBN 7-80024-972-7 定价：13.80元

我和花草有约：园丁的12个月

作者：［捷克］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
译者　耿一伟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花草有约：园丁的12个月 /（捷克）恰佩克著；耿一伟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5.9

ISBN 7-80024-972-7

Ⅰ.我... Ⅱ.①恰... ②耿... Ⅲ.小品文－作品集－捷克－现代 Ⅳ.I5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335 号

我和花草有约：园丁的12个月

卡雷尔·恰佩克 著

耿一伟 译

责任编辑 李雅超

出版 中国画报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发行部 010-68469781 88417417（传真）

总编室 010-88417359 编辑部 010-88417352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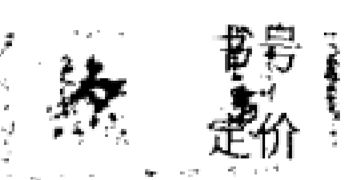
开本 787 × 1092毫米 1/32

印张 6

印数 0001-5000

字数 48千字

版次 200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24-972-7

定价 13.80元

二十世纪的文学园丁（译序）

耿一伟

“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盛衰而得。”

——宋 ·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1938年12月25日，捷克作家卡雷尔 · 恰佩克（Karel Čapek）因感染肺炎病逝于布拉格。三个月后，远在拉丁美洲的诗人博尔赫斯（J.L.Borges）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刊物上发表一篇介绍卡雷尔 · 恰佩克（1890年-1938年）的文章，说：“在那些放弃运用德语而宁愿采用母语的捷克作家中，恰佩克也许名气最大。他的作品在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他的剧作在伦敦和纽约都上演过。”（《博尔赫斯全集IV》）

博尔赫斯的话一点都没错，恰佩克确实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文坛中最受瞩目的人物，连远在大西洋彼岸的作家都为他过世的消息所震动。

才华横溢的恰佩克如同一座花园，令人目不暇接，小说、散文、游记、剧本、童话、评论、论文、访谈，几乎所有的文类他都尝试过，而且成绩斐然。早年他曾出版《新时代的法国诗集》（1920年）。卡夫卡读了恰佩克翻译的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尔（G. Apollinaire）的作品后，称赞“无论是原诗或翻译，在运字遣词上都属上乘之作”。（《卡夫卡的故事》）

一般提到恰佩克，都会提到机器人（Robot）这个单词。因为他于1920年发表了《R.U.M.》（《罗素姆万能机器人》）的剧本，剧本中的机器人就叫Robot 此剧本不但深获当年欧洲剧场界的好评，也成了科幻文学的经典。从某种观点来说，恰佩克的影响力确实是透过这些具有科幻性质的文学作品而传播到世界各角落，他的主要著作都透过科幻的想像背景来探讨人性与文明的冲突。

由此观之，我们手头上这本《我和花草有约：园丁的12个月》便显得更加珍贵与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多产的文学家，园艺是恰佩克的最爱，他甚至为自己种的盆栽拍了不少照片；与植物的相处经验提供了恰佩克对待世界的基本立场—— 尊重生命，与自然为友；而他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也是倾向百花盛开，多元而包容。实际上，恰佩克最早的散文集《克尔科诺谢的花园》（1918年）即是一本田园随笔，也透露了作家灵感温床的所在。

博尔赫斯关于恰佩克的文章刊出后三个月，20

世纪30年代红极一时的布拉格语言学派文学批评泰斗—— 穆卡洛夫斯基(J.Mukauovsky)，也发表一篇《作为抒情旋律与对话的恰佩克散文》的论文，这篇文章提供了我们步入恰佩克文学花园的指南。

穆卡洛夫斯基认为恰佩克的文体具有口语上的韵律感，无论剧本、小说，还是散文，他都是使用破折号、分号等标点符号来达到语调上的丰富性；例如破折号经常用来显示文句中的迟疑、转折与停顿，而分号的使用，则有音乐上的变奏效果，让读者从不同角度来欣赏同一主题。换言之，恰佩克舍弃了具有中断效果的句号，而让一段句子的旋律不断地转换、变调，如同爵士乐一般，看似即兴，却绵延不绝。

因此译者在翻译时，特别保留了恰佩克文体的此项特点，虽然在表面上，过多的分号会带来拖泥带水的感受，但读者若能了解作者背后的美学用意，便能将此种感受转化成为蜿蜒的林间小径，欣赏沿途绮丽风光。实际上，恰佩克的文体是更接近口语效果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口语对话经常是充满延迟、跳跃、转换口气。而恰佩克之所以愿意贴近生活，是因为他希望能保留他所使用的捷克语风格，并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再现文体的节奏与腔调。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恰佩克的哥哥，约瑟夫 ·恰佩 克(Josef Čapek, 1887年-1945年）所绘的插图。约瑟夫与他弟弟一样多才多艺，他是捷克现代绘画中立体派的大将，并经常与弟弟联名写作，例如前

面所提到的《克尔科诺谢的花园》以及著名剧本《昆虫世界》(1921年)，都是两兄弟的杰作。

约瑟夫的早期绘画受到毕加索为首的立体派影响，画面充满了理性的抽象感，卡夫卡称他的绘画“形式并非内涵的表现，只是用来吸引人的一种力量,是通往内涵的门和道路。”(《卡夫卡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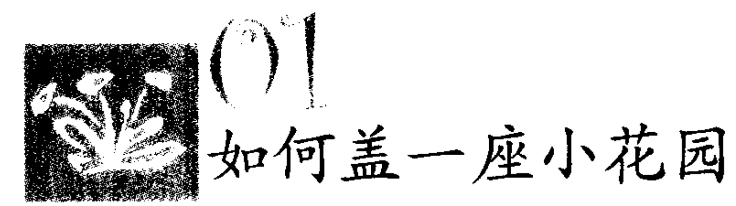
而他替卡雷尔著作所绘的插画，像《口袋故事集》(1929年),《九个大童话》(1932年),则是完全相反，充满了漫画式的童趣；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于1928年便开始对儿童画与童年主题充满兴趣，并画了不少此类风格的油画，而这与《我和花草有约：园丁的12个月》(1929年)出版时间是接近的。因此我们说约瑟夫将漫画插图当作绘画艺术的实验温床，也是一点都不为过。

插图虽然为辅，但在阅读过程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这些幽默的图像,如同花香一般,诱惑读者寻幽探访。而约瑟夫的插图一方面与阅读的内文相应,一方面又超出内文的想像。如此一来,插图超越了图解的功能,拥有自己的生命,却又不离文学花园的范畴,文字与插图是恰佩克兄弟关系的翻版，两者相亲又相离。

恰佩克曾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在纳粹占领期间，他拒绝用德语写作，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但恰佩克的影响力仍在，恰佩克的秘密花园依然在某处等着我们。

目 录 contents

contents目 录



01 如何盖一座小花园

盖花园有好多方法，最好的一种，便是找个园丁来帮你的忙。园丁会准备各式各样的木条与扫把柄，好用来支撑那些枫树、山楂树、紫丁香、矮丛、灌木与其他植物；接着，他会开始挖土、翻土、用手把土拍平，铺一条碎石小径，在旁边插上枯萎凋零的树枝，宣称那是常绿植物；接着他会洒下一些草皮种子，包括英国黑麦草、狐尾草、洋狗尾草和香蒲草；接着他就离开，只留下光秃秃的黄土花圃，其景象好比创世纪的第一天；临走前他还不忘叮咛你，每天都要细心地为每一寸土地浇水，等到草皮冒出来时，别忘留下给小路铺沙子的空间。好，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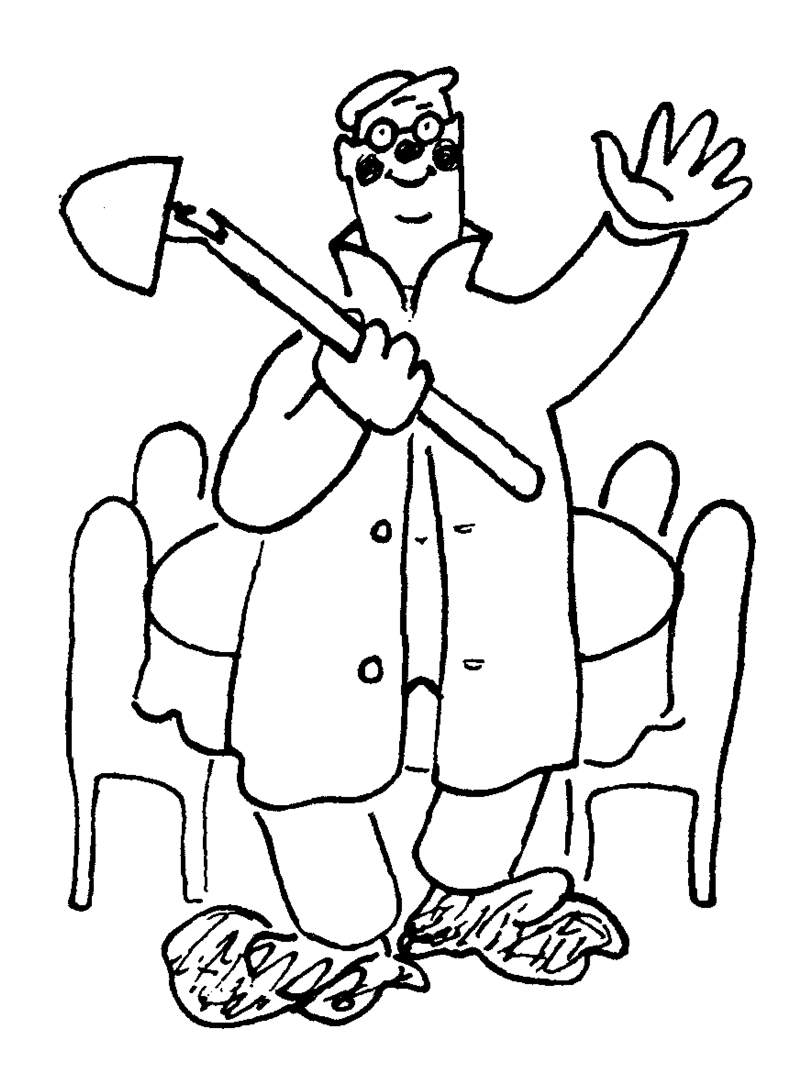
人们以为浇水是一件简单的事，特别是，如果你有水管的话。不过事实很快证明，水管是个狡猾又危险的家伙，它老是不安分；它扭、它跳，四处乱喷，搞得到处湿漉漉，满地都是泥泞，好像水管生来就爱这样；接着它便把箭头朝向用它洒水的人，试着将对方的脚团团围住；此时必须用脚踩住它，可是它却忽然扬起，翻身一转又绕着你的腰和脖子不放；而当你与这头大蟒蛇辛苦缠斗时，这厚脸皮的怪兽却又向上转身，就这么朝向刚换上窗帘的窗子喷出大水柱。你得用力捏住它的头部，尽可能地握紧它；这头野兽终于发出痛苦的嚎叫，开始从几个裂缝喷出水柱，先是从水龙头，接着是水管

中间的裂缝。至少需要三个人来进行安装水管的工作，那情形像刚从战场归来，全身到耳后都布满泥巴，活像只落汤鸡；花园则一边是浩瀚汪洋，一边如久旱之地。

如果你每天都这么搞，那么十四天后，该是草皮的地方将长满杂草。这是大自然的奥秘，为何品种最优良的草皮种子会长成最茂盛狂野的野草；为了要有漂亮的草皮，或许我们该改种杂草的种子才对。到了第三个星期一，花园将布满杂草藤蔓，它不但四处蔓生，根部甚至陷入地下一尺；如果你想把它们拔除，你就得拔断根部，不然就是连泥块也一起拔出来。不就是这样吗：越是惹人厌的东西，生命力就越强。

在这段期间，碎石小径不知掺了什么东西，居然变成又黏又滑溜的黏土，有了经验后，接下来再面对这样的事情，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无论如何，杂草一定得从草皮上连根拔除；除草，你在奋力除草的当下，脚跟后头那片未来草皮却还是与创世第一天没两样，只见光秃秃的黄沙漫土。上头零零星星地点缀着看似绿霉，却好似一口气就可吹散的轻飘睫毛；别怀疑，那便是可爱的草皮。于是你踮起脚尖绕着它，驱走麻雀；当你盯着地面发呆时，醋栗与红醋栗已长出



第一片小叶子，你不免发出欢呼；春天的脚步已悄然降临。

这使你对事物的观念开始改变。天降甘霖时，你会说，这雨是为花园而降；艳阳高照时，阳光是最先洒在你家花园上；当夜晚时分，你将满心欢喜地期待你的花园能高枕安眠。

有一天早晨，当你张开双眸，花园将会是缤纷翠绿，高昂的草皮上闪跃着露珠，藏身树丛的玫瑰花苞将在阳光下化成紫色，亮丽动人；而树儿将会变老，延展成茂密厚重的大树，在它潮荫底下则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届时你将不再记得过去那个瘦小光秃的花园，那睫毛轻飘的小草皮，那第一株细小的绿芽，那一堆黏土，那令人疼惜爱怜的美丽花园，终于盖好了。

嗯，很好，但你必须持续浇水、除草，还有将土里的小石头挑出来。

02
如何成为一个园丁

与一般的意见相反，要成为一个园丁，并非只是对种子、发芽、球茎、剪枝等知识倒背如流，而是在经验、环境、自然的条件交相配合下才能诞生一位伟大的园丁。

当我年纪还小时，我对父亲的花园极不友善，甚至到了厌恶的地步。因为父亲不许我踩踏苗床，偷摘未成熟的果实。就如同亚当在伊甸园，不许跨越雷池，不准偷摘智慧之树的果实一样，因为它们尚未成熟；所以亚当——和我们这些孩子一样——因偷摘禁果，而被逐出天堂；自此而后，智慧之树的果实再也没长熟过。

当然人们看到花儿盛开绽放时，总以为它们是拿来别在女孩胸前或是送给她们的定情礼物；他们从不知道，花儿是在经过严冬、松土、施肥、浇水、剪枝、分枝、接枝、除草，以及去除枯叶与蚜虫等一连串过程后才长成的；而在用来培育的花床空间里，男孩与女孩嬉戏玩闹，为了表现自己的野心，享受生命的果实，他们不但举止缺乏教养，简直就是破坏一词的代言人。我必须说，他们至少得等到另一个年龄，有一定的成熟度后，才能成为一位业余的园丁。更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花园。通常，一般家庭会找来职业园丁来施工，等完工后，再来欣赏花儿的动人娇媚，聆听鸟儿的婉转啾啼。但总

有一天，你将会亲手栽种一株小花；就像我种的一株韭菜。甚至你的手指还会不小心被刺到，结果因为沾到泥巴而感染或发炎；而你却对园丁这角色越来越热衷。说不定因为哪天受到邻居园丁的感染；当你看到他园里的剪秋罗花盛开满园时，你惊叫：老天爷！为什么我花园的花没有开？一定是哪里搞错，我才没有种得更好！ ——从那时候开始，园丁便深陷在这新燃起的热情中，在成功与失败之间起伏；他忽然冒出强烈的收藏欲，想要追逐这令人着迷的野心，他要种尽所有从A到Z的植物，从新西兰球果（Acaena）到蟹爪兰（Zygocactus）；接着他将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热情专长，像成为一个标准的玫瑰花迷，大理花迷，或是其他令人着迷的花种。有些人则特别富有艺术创造力，不断发展、改变、装饰自己的花园，安排颜色的组合，重新移动花丛，改变它的位置，为的只是求得最佳的效果，像个永不满足的创造者般追求着他的目标。但没有人想到，真正的园艺是会让人越陷越深的，它像是无法被满足的热情，为了它人们可以藐视一切。

现在我来告诉你，如何辨识一位真正的园丁。“你一定要过来看我，”他说，“我会带你参观我的花园。”当你为了让他开心，而抵达他家门口时，你会在一大堆常绿植物丛中发现他的臀部。“我马

上过来，”他回过头来说“我再种这一株就好了”，“希望我没打搅到你，”你很殷勤地对他说。过一会儿，他终于完成工作；忽然挺起身子，对你伸出沾满泥巴的双手，然后热情地说，“进来进来，虽然这不过是个小花园，但是——等一下，”他边说边将腰弯到花床边，然后顺手除掉几株杂草。“来，你过来，我给你看康乃馨，你一定得好好瞧瞧，哎呀，我又忘了要翻土！”他边说边开始对着泥土挖了起来。过了一刻钟他才又挺起身说：“嗳！我为你介绍我的威氏风铃草，你要看到的可是风铃草中的绝色，怎么样——等一下，我得先把这株飞燕草绑好。”等他绑好，忽然又记起什么似地：“啊，你是来看我的太阳花的，等一下，”他喃喃自语，“我得把这株紫苑移一下；这儿空间太小了。”听完这话，你踮着脚尖转身悄悄离去，留下那臀部埋身在常绿植物中忽隐忽现。

等到下次再碰面，他会对你说：“你一定要过来拜访我；我得给你看看一株新品种的玫瑰，你一定没见过吧，你会再来吧？一定哟！”

嗯，很好：我们就去看看，园丁的一年是如何展开的。





03 园丁的一月

“即使在一月时，园丁也不可以无所作为。”园艺指南都这么说，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园丁在一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关心与天气相关的培育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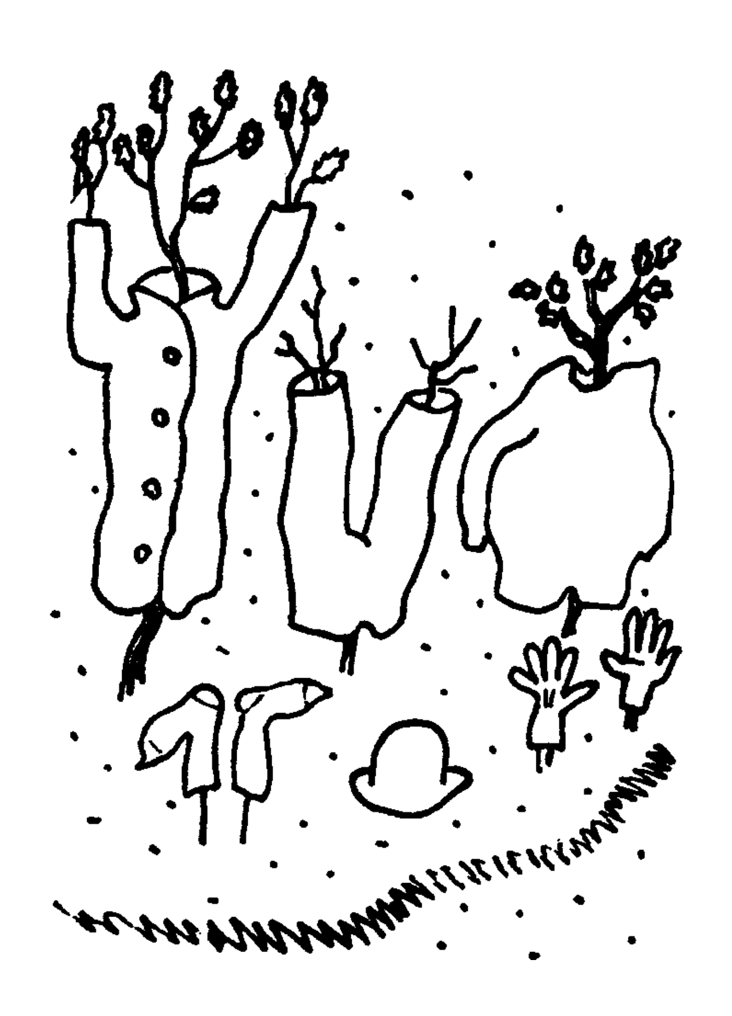
天气是个十分古怪的家伙，总是令人捉摸不定。温度老是不按正常升降；不是高五度，就是低五度；下大雨时，不是低于正常标准十毫米，就是高出正常标准二十毫米；不是太干，就是潮湿得令人无法忍受。

如果一般无须在乎天气的人，对天气都有这么多抱怨，那园丁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只是下一点小雪，他也会理直气壮地抱怨，这哪算是下雪；如果雪下得太大，他会严正地表示，这雪会将我的针叶树与冬青树压坏；如果没有下雪，他又会担忧起那灾难性的黑霜；终于挨到雪融了，他又诅咒起那漂泊不定的狂风，它那狂放无情的行为，以秋风扫落叶之姿肆虐花园，留在身后的是一片哀鸿遍野。如果太阳胆敢在一月露脸，园丁又会开始头痛，深怕树枝会因此而过早冒新芽。下雨时，他又心疼起他的阿尔卑斯山小花；如果久旱不雨，他也会关怀着他的杜鹃花。最好的状况是：从一月初到一月底，气温都能保持在零下零点九度，积雪维持一百二十七毫米的高度（最好是新鲜的轻雪），天上多云，而且平静无风，或是自西方飘来微风低语：那么一切都十分甜蜜美好。但实情却是这样：

从来没人关心过也没有人问过我们园丁，如果天气保持风和日丽，世界将变得如何。

❀

对园丁来说，最糟的事莫过于降黑霜。降黑霜时整个大地都干枯皴裂，而且连骨头都僵硬起来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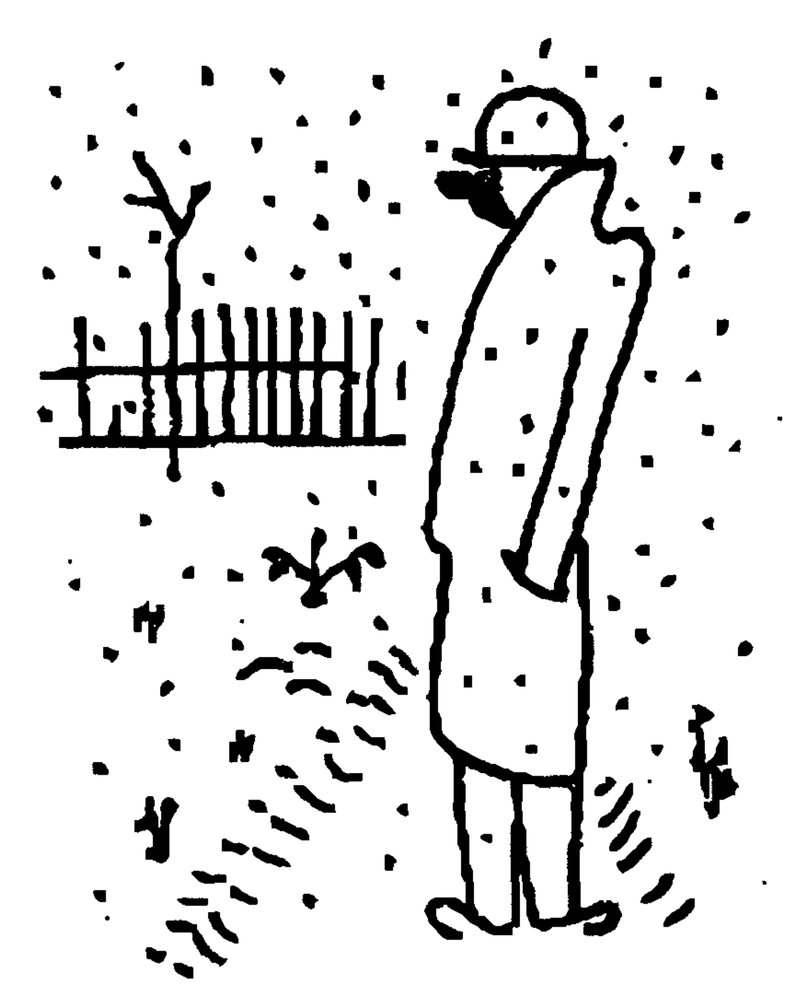
复一日，寒气越钻越深。园丁的心思都专注在藏身于硬泥底下、冻得像石头的树根上，一面担心着在凛冽寒风中颤抖的树枝与木心；一面望着那秋天才长大、而如今已被冻僵的球茎。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的话，我会替冬青树披上自己的外套，为松树穿上我的长裤；杜鹃花，为了你，我会脱下身上的衬衫，金鸡菊，为了你，我会摘下帽子戴在你身上，而你，波斯菊，我只剩下袜子可以脱了；请你们心存感激好不好？

要享受气候改变的效应，有各种不同的技巧。例如我决定穿上自己最温暖的衣服，那么体温将会正常地上升。如果我和朋友约好到山上滑雪，通常那时积雪也开始融化。如果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描写一张张冻红、健康的脸颊在冰上嬉戏的情景，而当人们坐在大厅读到这篇报导时，外面却又下起雨来，而且气温骤降到零下八度；此时我们的读者不免会抱怨，报纸上老是充斥着夸大不实的报导；我们还是把报纸丢到一边吧。除了骂脏话、抱怨、诅咒、咆哮，并发出“呜呜呜”的打颤声外，天气对他们根本没啥影响。

如果有所谓一月份的绿色植物的话，那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温室花朵了。为了让这些花朵能及时盛开，温室必须保持温暖而有点潮湿的状态；如果空气干燥得毫无一丝水分，那连针叶植物也一筹莫展，

更别说是花了。此时最重要的，是窗户要留一点小缝；窗外吹来的阵阵冷风，是有助于冰花生长的。所以穷人家的花要比有钱人家的开得好，因为有钱人的窗子关得比较紧。

植物学上特别标明，冰花根本不是花，不过就是叶子罢了。有些叶子与雏菊、荷兰芹、根芹菜的叶子长得很像；有些类似其他蓟类，像朝鲜蓟、刺



菜蓟，或是像锅菜、爵床、伞形花等植物；我们还可以在外型上比较：它们有刺针状、管状、蛹状、冠毛状、音符状、雪球状、白毛状、蓟叶状、毛刷状、信号弹状、爪子状；有时它们会跟蕨类或棕榈叶相像，有时跟杜松针叶类似；但它们都不开花就是了。

❁

因此，园艺手册以安抚的语调坚称，即使“在一月份，园丁一刻也不得闲”。听说降冷霜可以碎裂大地，有利于土壤培育工作。新年一来临，园丁就会迫不及待地冲到花园，立即展开翻土的工作。他带着铲子到园子里：在经过与钻石般坚硬的土壤的一番混战后，园丁终于将铲子给弄断了。于是他又拿了一把锄头来试；但此番他很保守地使用着它，深怕一不小心又把锄把折断了。此时耕作土壤的唯一法宝就是起子与锤子；不过这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很快就令人筋疲力尽；或许可以用炸药将土壤炸松，但园丁通常都不会这么干。好吧，那我们就等天气转暖吧。

等天气真的转暖和了，园丁又急急忙忙地冲到花圃，准备开始松土了。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工作

用的家伙回家，鞋子表面沾满了风霜；即使如此，园丁脸上还是浮着喜悦，并坚称大地已开始复苏回春了。此时唯一剩下的，就是“为下一季的来临做好各式各样的准备工作”。

“得利用冬天这段时间修复凉亭、拱门或是避暑间。”这倒是真的；恰巧我的花园里没有凉亭、拱门与避暑间。“但要摆在哪里；到底是在客厅还是地上呢。”最主要必须注意温室的温度。“不错，我很乐意注意温度变化，但我并没有温室。”看来这本园艺手册对人们并没有太大用处嘛。

❀

现在只有等待，再等待！老天爷，一月怎会如此漫长难熬！如果现在已是二月的话——

“二月份时在花园还有粗活可以干吗？”

“那可不，说不定还得忙到三月呢！”

正当此时，神不知鬼不觉地，番红花与迎春花已从花园里悄悄冒出来了。


04
种 子

有人说，应该加入木炭，也有人对此表示反对；有人则建议加入一些黄沙，因为听说黄沙含有丰富铁质，而持反对票的，则对此项理由提出反驳。也有一些人推荐清溪沙，仅仅再加些泥炭或者锯屑也行。简而言之，要如何为种子准备好栽培土壤简直是个奥秘，如同巫术仪式般不可思议。据说土里可以加入大理石粉（但上哪儿找？），或是加入三岁小牛的粪便（但这含糊不清，到底是三岁公牛的粪便，还是三岁母牛的粪便），并加入取自鼹鼠丘上的一撮泥土，或用旧猪皮靴捣碎的石膏，也可以掺进易北河的沙（绝不能用伏尔他瓦河的沙），而三年的温床土，上头除了含有金色洋齿植物的腐殖土外，可能还掺有取自上吊处女坟上的一把泥土；这些材料必须搅拌均匀（园艺手册并没有标明是在新月、月圆或是月缺之夜进行），而当你把这些神秘土壤放入花盆后（必须将在阳光下曝晒三年的花盆泡在水中，然后在盆底放些片、木炭。当然，其他权威人士有可能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当你好不容易将一百个几乎南辕北辙的步骤完成之后，接下来你便能跳到整件事的核心，可以开始真正埋下种子了。

关于这些种子，有的形状看来像鼻烟，有的微不足道地像淡金色的粒子，或者像外表发亮的深红色无脚跳蚤；有些扁平的像硬币，有的鼓起来像是

会飘一样，有些细长如针；有像长了翅膀的，有全身长刺的，有绒毛覆体的，或者全身光溜溜或者体多毛发的；有的像蟑螂一样大，有的小如阳光底下的微粒。我老实告诉你，它们每一种都不相同，而且都十分古怪：生命的确是错综复杂的。譬如，这个巧克力色的怪物，居然会长成一株干扁的小蓟，而从这黄色微粒里，据说会长出又肥又大的叶子来。要我怎么看待此事？反正我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好了，你准备开始播种了吗？你将花盆用玻璃罩盖住，并浸入温水了吗？你关上面向太阳的窗户，好让室内温床能保持在四十度的常温了吗？太好了，接下来就是让每位播种者为之热血沸腾的活动—— 那就是，等待。全身冒汗，脱下外套，连背心也没穿，等待者屏气凝神地待在花盆前，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新苗可能长出来的地方。

第一天什么事也没发生；等待者在床上整晚辗转难眠，等不及清晨的降临。

第二天，神奇的土壤表面长出一小撮霉菌，等待者喜不自胜，因为这是初生生命的第一个迹象。

第三天，一只苍白的小脚开始疯狂地长大。他几乎兴奋地大喊，这就对了，之后他对这第一株新苗，可以说照顾得无微不至。

第四天，当新苗长成出乎意外的应有高度时，

观察者开始不安起来了，只怕这是一棵杂草。不久事实就证明，这担忧并非完全不合理。通常花盆长出的第一棵植物，往往就是纤细修长的杂草。某种程度，这是大自然的铁律。

好吧，到了第八天或第八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在某个神秘而不可控制的时刻（因为根本没人看到，也没有人注意到），大地悄悄地裂出细缝，露出第一株新苗。我总以为，种子发芽后会如同马铃薯茎一样，笔直地往上生长。我必须告诉你们，实情绝非如此。几乎每个幼芽都从种子下方往上长起，把种子当作帽子般抬起。你可以想像看看，好像小孩子用头顶着母亲成长的样子。这不过是大自然的奥妙罢了；这种运动员似的奇迹几乎在每株幼芽身上发生。种子依然无惧地被新苗抬起，直到它们被抛弃或是脱落；等到那时候，无论幼苗体态是粗肥或是细长，它们都得赤裸裸、脆弱地挺着两片可笑的小叶子，而在这两片小叶子中间还会有些事情即将要发生——

想预知后事如何，但我可不想先告诉你们；其实这距离我想说的还差得远呢。它们不过是长在苍白小茎上的两片小叶子，但奇怪的是，这其中却蕴藏不同的变化，每种植物都各有各的样貌—— 我到底想表达什么？其实我早就明白，道可道，非常道；或者事实只是这样，生命实在过于复杂，超越所有人的想像力。

05 园丁的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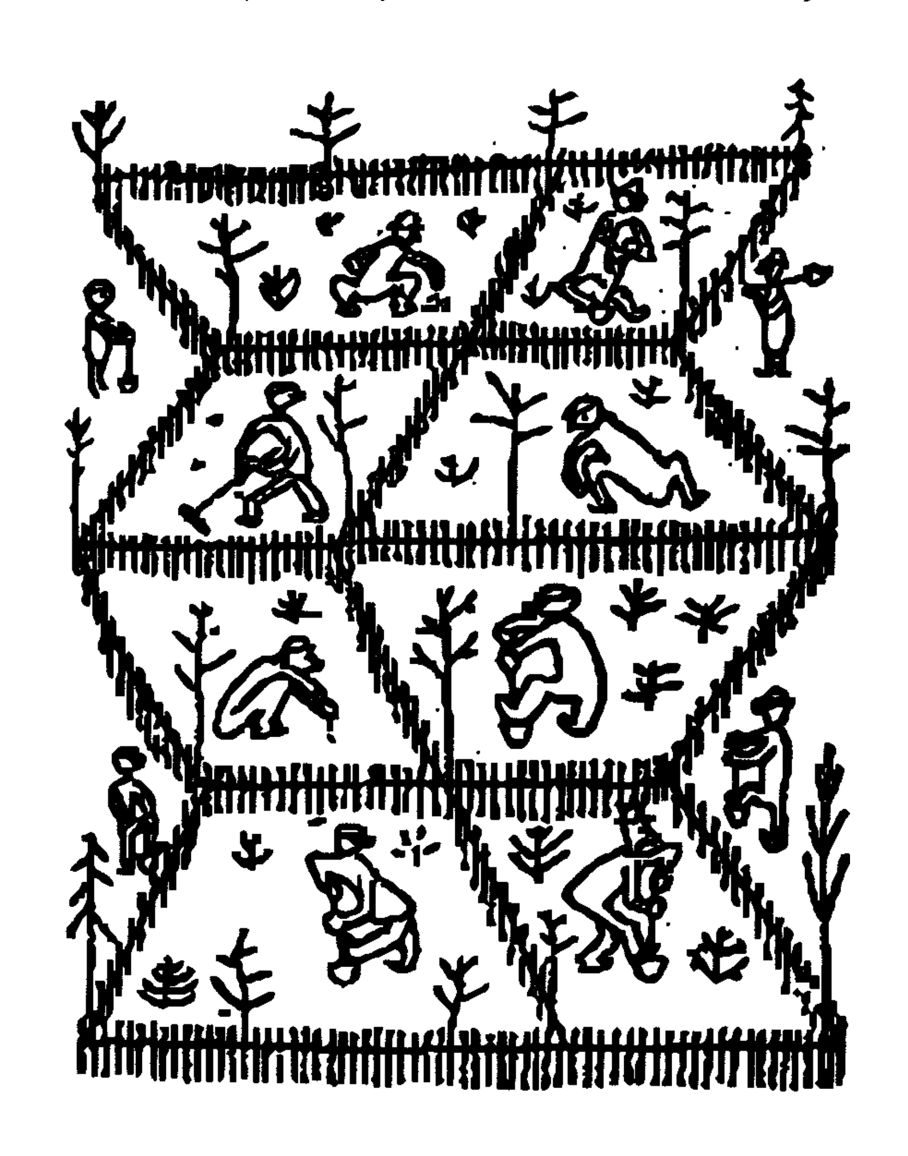
园丁在二月份是延续之前一月份的工作，主要是与天气相关的培植工作。你得知道，二月份是个危险的时节，园丁为黑霜、小阳春、湿气、干旱和强风等不速之客所威胁；这是最短的一个月，但这一整个月却会让你心神不宁，这个不成熟、被缩短、而且毫不稳定的月份，可以说什么样狡猾、诡计多端的事它都干得出来；你得多费心思；在白天它会怂恿灌木的花苞出来，到晚上又用酷热折磨它们；它喜欢玩两手策略，一面对你安抚挑逗，却又用另一手掐着你的鼻子。只有魔鬼才知道，为什么闰月多出来的那一天偏要加在这阴晴不一、诡谲不定、困难重重，让人好事多磨的月份；闰月多出来的那一天应该加在美丽灿烂的五月，那五月不就有三十二天了，事情本该如此。但若如此，我们的园丁之后又会有什么遭遇呢？

在二月下一个季节的工作就是寻觅春天的第一道讯息。园丁不信任报纸上的那套说法：依据第一只金龟子或蝴蝶的出现，而宣布春天的来临。首先，他根本不在乎金龟子；再者，第一只出现的蝴蝶通常是去年忘记死亡的最后一只蝴蝶。我们园丁寻找春天第一道讯息的方式最为可靠。它们是：

一、番红花的尖头像被吹胀般在草皮上竖起；直到有一天尖头突然爆裂（但还没有人目睹过这一

幕），迸出茂盛美丽的绿叶；这就是春神降临的第一道讯号；接下来

二、新的园艺目录固定每年寄来。虽然园丁对内容已了若指掌（对于目录中依字母顺序排列编成；从新西兰球果〔Acaena〕、蕉衣荆〔Acantholimon〕、叶



蓟〔Acanthus〕、西洋蓍草〔Achillea〕、毛茛〔Acontinum〕、荠苨〔Adenophora〕、侧金盏花〔Adonis〕等,园丁可以像放连珠炮般倒背如流),但他还是仔细阅读从新西兰球果到细叶沙参〔Wahlenbergia〕或是君子兰〔Yucca〕的介绍,但内心却苦于天人交战，迟迟不能决定是否应该继续订购下一期。

三、迎春花是春天的另一位信差；最开始它们自土里迸出淡绿色的尖头；之后它们会分裂成两片肥胖的叶子，就是这样了。然后得到二月初时它们才开始开花。让我跟你报告一下，不论是伟大的棕榈树、智慧之树或是名扬四海的月桂树，都比不上那苍白的迎春花茎上白皙而娇弱的花杯，都得在它春风摇曳的舞姿前相形失色。

四、邻居也是十分可靠的春日使者。只要他们带着铲子、锄头、剪刀、树皮和洗树的家伙，及各式各样专供土壤使用的肥料，迫不及待地冲到花园时，经验老到的园丁就知道春天的脚步近了；然后他会换上那件旧长裤，匆匆忙忙地带着铲子和锄头往花园的方向冲，也好让他的邻居们知道春天要到了，接着他们会在篱笆边谈论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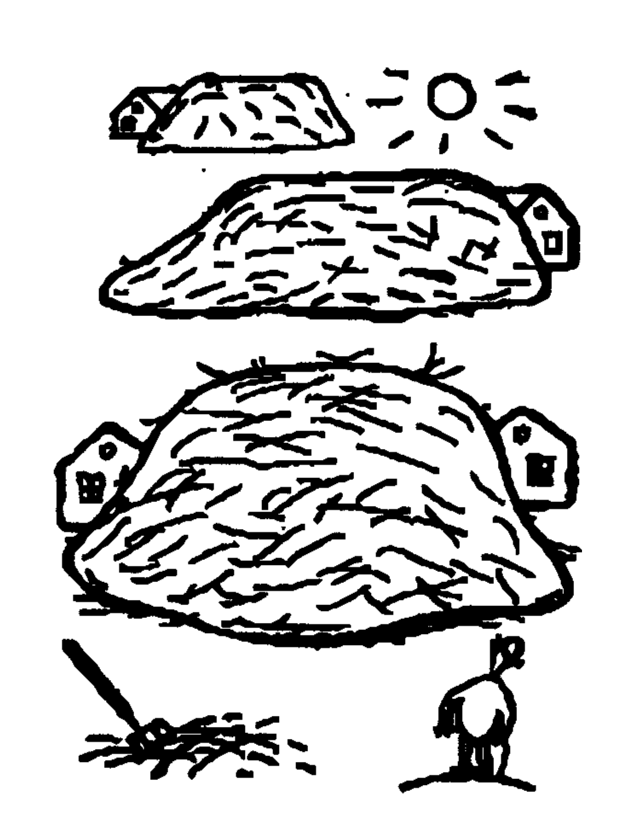
此时大地已开始复苏，但还不见绿叶的踪迹；看起来还是像一片光秃秃、等待春天的土地。现在



还是进行施肥和松土、挖排水沟、翻地与混土等工作的时刻。正在此刻，园丁会发现他的土壤太硬、太黏或者是含沙过多，酸性太高甚至太过干燥；总之，他忽然满腔热血地想改善一切，你已经猜到，改善土质的方法有上千种；但不幸的是，此时园丁却通常苦无对策。即使在城里，要为自己家弄到下列事物，也是件不容易的差事，这包括海鸟粪、榉木叶、腐败的牛粪、陈年的灰泥、过期的泥煤、烂掉的草泥、鼹鼠堆上风干的泥块、树上的腐殖土、河沙、沼泽土、池塘的泥巴、旷野的土块、木炭、木灰、骨头粉、角片、废弃的液态肥、马粪、石灰、

水苔、腐化的残枝，以及其他充满生机、适合培植与含丰富养分的物质，这还不包括那些上等的氮肥、碳酸钾、磷肥以及所有其他种类的肥料。

有那么几次，我们园丁曾经期待好好整理、翻挖、组合这些珍贵的泥土、成分与肥料；只可惜如此一来，花园便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花草了。但此时，他至少可以尽可能地改善土质；他收刮家里的蛋壳、捡起午餐吃剩的骨头、收藏剪下的指甲、扫起从烟囱落下的煤灰、挑出水槽的沙子、到街上扫



拾漂亮的马粪，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宝物埋在泥土里；因为这些都是既营养又温和的栽培土壤的必需品。所有的事物只能分成两类，要么适合土壤栽培，要么不适合土壤栽培。只有懦弱的羞耻心，才会让园丁鼓不起勇气上街收集马儿排泄的粪便；但当他在人行道上看到一坨完整的粪便时，他还是会忍不住发出暴殄天物的叹息。

你可以想像当农家门前堆了一座像山一样的肥料时—— 我知道，会有各式各样的粉末装在铁罐内；只要你说得出来，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盐巴、浓缩物、矿渣与面粉，你都可以买得到；你可以在土里灌植菌类；你甚至可以像药剂师一样，穿着白色的外套下田耕种。城市来的爱园者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是，你得想像农家门前还有一堆肥沃的土黄色粪便——

但是，我必须让你知道，迎春花已经开了；盛开的金镂梅长出黄星状的珍贵花蕊，菟葵冒出饱和肥美的花苞；当你仔细端详时（此时你必须屏住气），你将会发现满园都是花苞和幼芽；来自大地的上千个生命迹象正在努力脉动着。我们这些园丁已经看得受不了；我们已被这幅景象刺激得跃跃欲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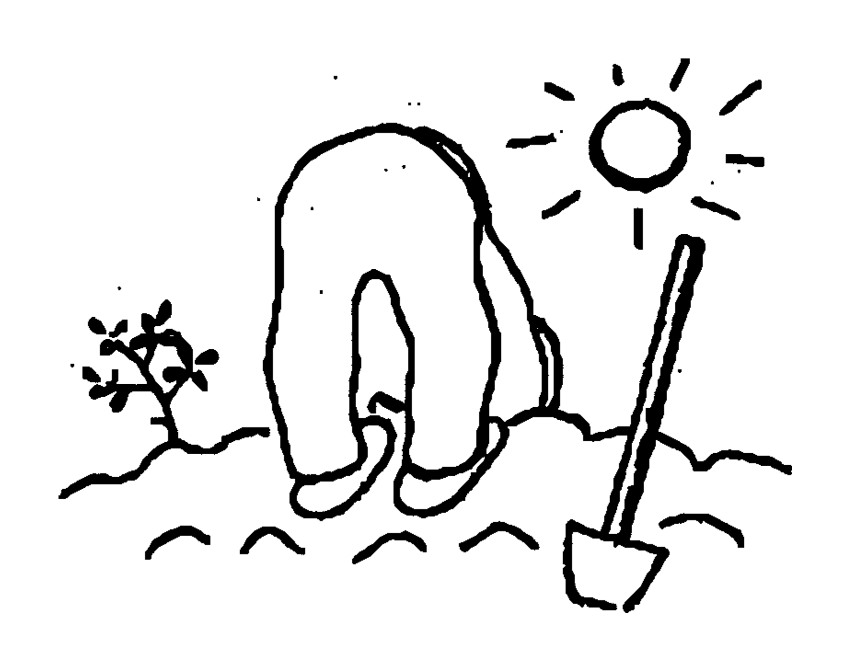
06 论园艺艺术

当我只是远远躲在一旁心不在焉地看着一座已经盖好的花园时，我会认为园丁是个可爱又充满诗意灵魂的人，他会一面照料芬芳的花朵，一面聆听鸟儿婉转的歌唱。现在，当我靠近仔细端详这一切后，我发现，真正的园丁并不是只懂得照料花朵而已；而是在照料泥土。他是会将自己钻到土中的家伙，留下我们这些游手好闲一窍不通的人，在一旁干瞪眼。他住在大地之下。他在一堆肥料里建立自己的纪念碑。如果他步入伊甸园，他吸气并摇头，然后说：“老天！这可都是腐殖土啊！”我想他一定忘了要去偷吃能让人分辨善恶的智慧树之果；他还四处探头，想着要如何从上帝那儿弄到一桶天堂



的腐殖土。或者他会发现智慧树旁边的花床并没做好，于是他开始为泥土施肥，完全没注意到挂在自己头上方的果实。“亚当，你在哪儿？”上帝会喊道。“现在，”园丁会回头答道，“我没空。”然后他又继续埋着头搞自己的花床。

如果园丁是打从盘古开天开始，透过物竞天择演化而成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可能发展成某种无脊椎动物。毕竟，园丁要背部干吗？最多只是能让他站起身时，说一句“我的背好痛！”罢了。至于脚嘛，可用各种方式折起来；像是用屁股坐着，蹲在脚根上，跪在自己脚上，甚至将脚绕在脖子上。而手指是用来挖洞的好工具，手掌可以用来磨碎小土



块，或是拍掉蝙蝠排泄后的粪土；只是他的背部跟农奴的一样，根本没机会好好挺直；反正花园的蚯蚓也一样没有背部。园丁通常都是背部朝上；脚和手伸展开来，头则是藏在两膝间的某处，就像是在分娩的母马。他绝对不可能是那种“只知道搔首弄姿”的家伙；相反地，他会将自己的姿势折成一半，把屁股靠近地面并尽可能地用各种方式将自己缩短；当你看见他时，他很少有超过一公尺高的。

培育土壤一方面得依靠挖土、锄土、翻土、盖土、松土、拍土、抚土及刷土等各种不同的程序帮助，另一方面得依靠材料。没有任何一种布丁的制作比准备花园泥土还复杂；据我了解，你得加入大便、鸟粪、烂叶子、草皮土、耕土、沙子、稻草、石灰、钾盐镁矾、婴儿爽身粉、硝石、磷酸盐、马粪、羊粪、灰烬、泥煤、堆肥、清水、啤酒、碎掉的寄居蟹壳、烧过的火柴棒、死猫，以及许多其他必须的物质。所有东西都通通被混在一起搅拌与调制。就像人们说的，园丁可不是只知道闻闻玫瑰的香味就没事了，他心里老有事盘算着，像“这些土还得加些石灰”，或是这些泥土味道真重（园丁觉得像鲷鱼一样），得“多加点沙”。园艺学本来就是一门科学。现在女孩子可不能只是在一旁观望，然后唱着：“玫瑰盛开在我的窗前。”而是要改唱，

“有硝酸钾与牛粪堆在我的窗前”。我们可以说，盛开的玫瑰是给业余爱好者观赏的；而园丁的欢乐则根植于更深层的地方，一种接生的快乐。园丁死后不会因为吸入太多的花香而幻化为一只蝴蝶，而是会成为一只蚯蚓，努力地啃着暗色、含氮、略带苦味的泥土。

只要春天一到，园丁就会无法克制地被吸引到他们的花园中；只要他们饭吃完，汤匙一放下，人就立刻冲往花床那里去，背对蓝色的天空；埋头苦干。一会儿在这里用手指将土块掐碎；一会儿在那里将去年留下的珍贵堆肥推近植物的根部，然后顺手拔草，捡拾小石头；此刻他正在翻动草莓边的泥





土，才一会儿不见，又见他弯着腰靠着莴苣叶，连鼻子都快贴到地面上了，然后温柔地抚摸着莴苣叶如鬈发般细弱的根部。在这儿，春天尽性地卖弄风情，而在园丁的背后，只见太阳正在奋力展示着它的光环，而白云在天空飘荡，鸟儿们则成双成对地飞翔其中；此时樱桃树的幼芽已在绽放，嫩叶正优雅温柔地伸展它的身躯，杜鹃则尽情啼唱；然而园丁却直起身，用手在胸前画十字架，带着忧郁的口吻说：“等秋天一到，我还得在这里好好施肥，而且得多洒些沙子。”

但有那么一刻，园丁会站起身来将自己挺得高高的；那正是在下午时分，也就是当花园要接受园丁圣水洗礼的时候。此时他会器宇轩昂地站着，将

水柱从水管中挤出来；阳光下的银色水柱发出铃挡般的欢唱；而松软的大地散发出芳香而湿润的气息，每一片叶子都翠绿无比，闪耀着令人垂涎的美妙，让人们忍不住想要偷咬一口。园丁还会兴高采烈地说道：“好啦，现在够了。”他并不是说长着绿芽的小樱桃树，也不是指紫色的醋栗；他指的是地上褐色的泥土。

待日落之后，他会以十分满意的口吻说道：“今天的活儿可真累人啊!”



07 园丁的三月

如果我们根据真理和传统经验来描述园丁的三月，我们得小心区别两件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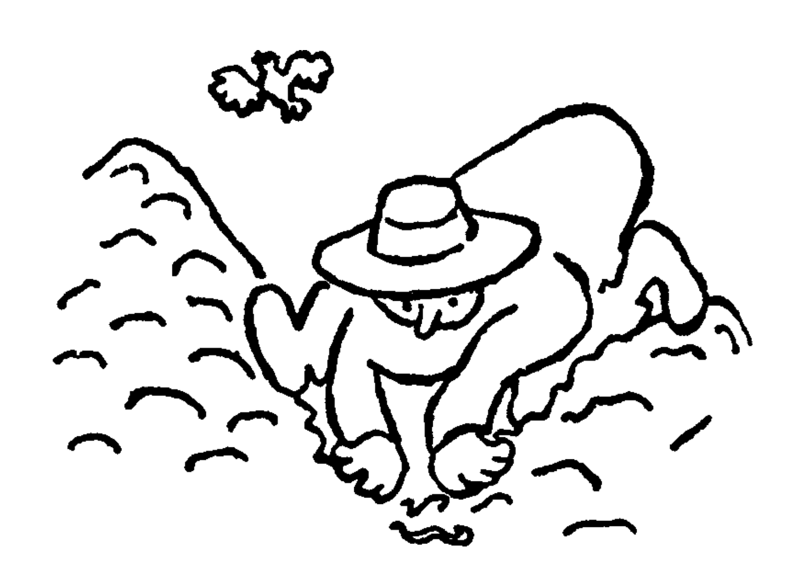
A.）园丁可以做与期待做的是什么。B.）他 实际上能做到最好的状况是什么。

A.）他自己非常明白，他最深情的期待是什么：他最希望能做的是能除掉干树枝、锄地、施肥、挖沟、掘土、翻土、松土、耙土、浇水、繁殖、修枝、种芽、移枝、施肥、除草、播种、清花园、驱麻雀、赶山鸟、闻土香、用手指挖幼芽、为迎春花开苞狂喜、擦掉身上的汗、将腰杆挺直、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顿、陪铲子共眠与云雀一同起床、赞美太阳公公与晴朗蓝天、抚摸着坚韧的幼芽、轻抚着入春以来身上结的第一个老茧与水泡，希望自此能过上充实、勤奋的园丁生活。

B.）但在期待的背后，事实却是泥土还跟之前一样硬，要不然就又结冰了，如果大雪降到花园，园丁会像头笼中的狮子般焦躁不安，他会坐在火炉边发抖，待会儿还得去看牙医，法庭也在传唤他，还得顺道去拜访婶婶、孙子，还有那唠叨不停的阿妈，他成天为琐事从早忙到晚，与各式各样的不方便、倒霉事、意外情况对抗，好像他整个三月都为花园奋斗似的；因为你必须明了，“三月是花园最忙碌的时节，因为园丁得为即将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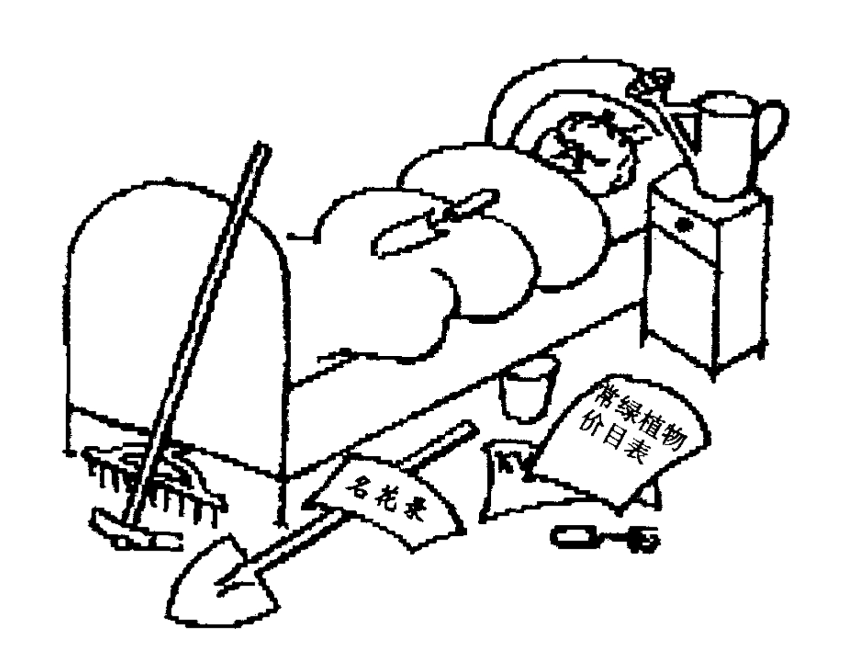
的春天做准备。”

没错，只有园丁能肯定，那些陈腔滥调的俗语是有道理的，例如“无情的寒冬”、“凛冽的北风”、“难熬的冻霜”；算了，他还会用更赋有诗意的表达方式，像是他会说今年的冬天真混蛋、真狗屎、真他妈的、真让人不爽、真够王八蛋；与诗人唯一的差别是，他不只诅咒北风，还会臭骂狭隘邪恶的东风；比起狡诈寒冷的黑霜，他倒是较少咒骂强劲放肆的暴风雪。他倾向使用图像式的表达法，像是“寒冬正在顽强抗拒春天的进攻”，他还会感到十分羞愧，因为在这场战役中，他根本帮不上忙，无法在手刃冬日暴君这件事上使得上力；如果他能拿起锄头或铲子，甚至是枪或戟来攻击冬天的话，他会



马上发出胜利的呼喊，然后立刻冲到战场去；但他什么也不能做，除了每晚在收音机前等待来自气象局有关天气的最新报导外，就只能在家里死命地咒骂那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高气压，或是冰岛上方的强劲乱流；因为我们伟大的园丁们都明白，风是从哪儿吹来的。

对我们园丁而言，那些广为人知的民间谚语也非常具说服力；我们仍然相信是“圣马帖伊（svatý Matěj）开始破冰的”（注：圣马帖伊日是二月二十四日）；如果他失败了，我们仍期许圣约瑟夫（sv. Josef），也就是天堂的木匠，他会将冰劈碎（注：圣约瑟夫日是三月十九日）；我们知道，“在三月，



大家都窝在火炉边”，我们也都相信三位冰人的存在（注：五月十二、十三、十四日分别是Pankrác、Servác、Bonifác的人名日，也是气温再度下降至零下的最后一次机会),相信春分是将昼夜平分,相信麦达德(Medard）头巾的传说（注：七月八日是麦达德日，传说如果那天下雨就会连续下雨四十天），以及其他等等的预测。很明显的，由以上我们可以发现，人类自远古以来就累积了不少坏天气的经验。你不需要太惊讶，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在五月的第一天，屋顶上的雪会融化”，或是“在圣聂波穆克（Nepomuk）日，会冷到鼻子和手都会冻僵”，或者是‘在圣彼得与圣保罗日(注 六月二十九日),大伙都会裹起披肩”，还是“在契里尔与梅特霍帖依(Cyril a Methoděj）日（注：七月五日），冷水会结冰”，以及“在圣瓦兹拉夫（svatý Václav)日(注 九月二十八日),前一个冬日已结束,而另一个冬日又将开始”等这类的俗谚，你也不必太惊讶。简而言之，大多数的天气谚语都落在令人不快及阴郁的事情上。请你必须明了，尽管我们的园丁在天气方面有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他依然年复一年地欢迎与拥抱春天的来临，为人类无可救药与奇迹似的乐观主义作了最佳见证。

　　那老爱跟园丁混在一起的人，总是那些喜欢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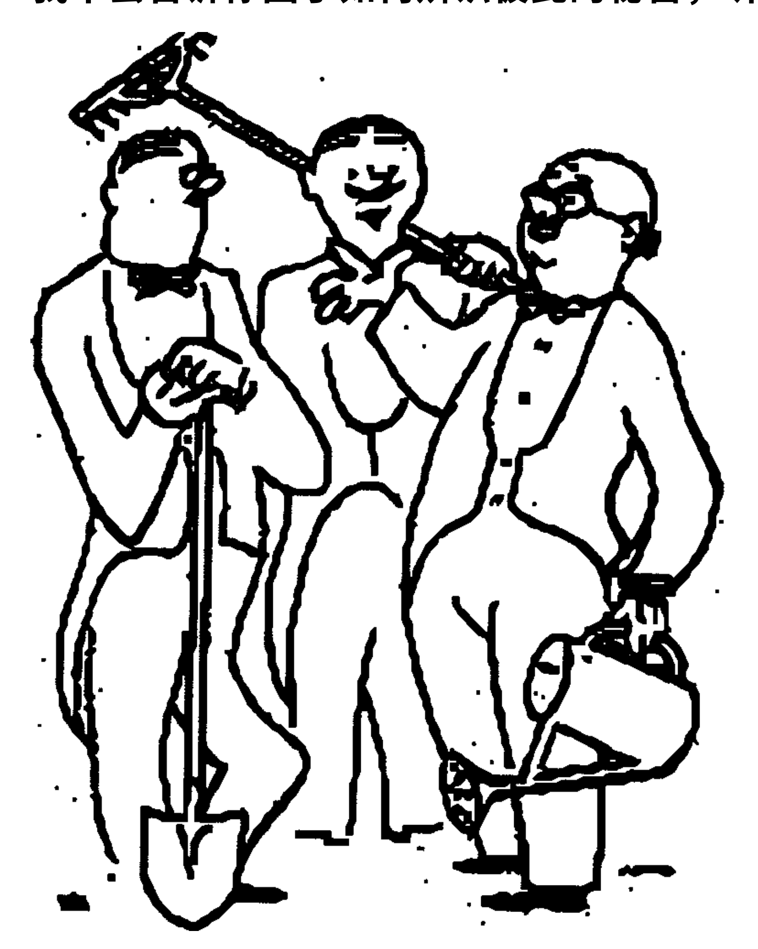


忆似水年华的人。他们都是耆老，还十分健忘，每年春天到来时，他们都会说不记得有这样的春天。像是天气一凉，他们就会宣称不记得有过这么冷的春天：“有一次，我记得是六十年前，天气还很暖和时，紫罗兰都还在开花。”相反的，如果天气稍微暖和一点，我们这些记忆超好的老先生，就会坚称从没碰到过这么热的春天：“有一次，我确定是

六十年前，在圣约瑟夫日时我们出门还得用雪橇。”
总之，从这些似水年华爱好者的言词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其实天气是十分难以捉摸的，我们对它根本束手无策。

没错，一点也帮不上忙；在三月中旬，冰冻的花园依然有白雪的踪迹。看看上帝能不能可怜一下园丁的小花们。

我不会告诉你园丁如何辨识彼此的秘密，听说



是靠身上的气味，把它当作某种密码或是神秘暗号来解释；其实情是，不论是在戏院的大厅，或是在喝下午茶，抑或在牙医诊所的等候室，园丁们总能认出彼此的存在；从第一句话开始，他们就不断交换彼此对天气的看法（“不，先生，我从不记得有过这样的春天”），之后话题会转到湿度的问题、聊大丽菊、谈人工堆肥、讨论某株荷兰百合（“什么烂名字啊，算了，我还是会送你它的球茎。”）、谈草莓、交换美国的目录、聊去年冬天造成的灾害、聊蚜虫、聊紫苑以及其他主题。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不过是戏院走道边抽着烟交谈的两位男士罢了；但在真实的灵魂深处，他们是两个手拿铲子或是水桶的园丁。

❀

当墙上时钟静止不动时，你会将它拆下来看看，然后送去钟表店修理；当车子停在路上不能发动时，你会先打开引擎盖，东摸西摸一阵之后，再叫修车工来。天地之大，什么事都有修正与改进的可能性，唯有对天气，人们根本无能为力。无论什么热诚和抱负，也不管再新的方法，再多干预与咒骂，碰到天气谁也没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因

此你会了解到人类是如何的渺小；你才知道，耐心是智慧之母——

至于其他的事，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08 聊聊幼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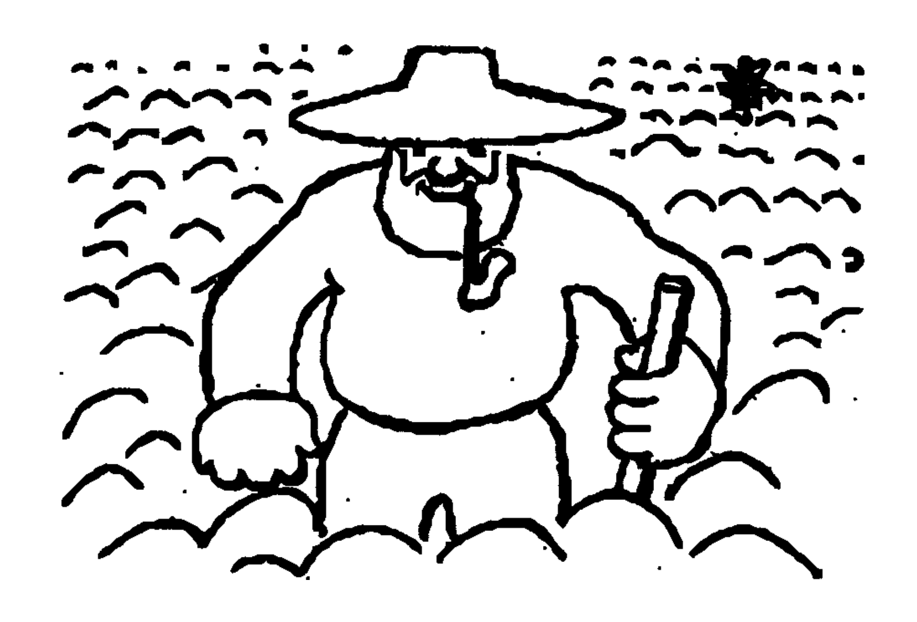
今天，三月三十日，上午十点钟，我身后的连翘终于开出第一株小花。整整三天，为了不错过这历史性的一刻，我一直在观察连翘最大的新芽，它看起来像一颗小小的金色豆荚；当它开花后，我立刻朝天空观望，看看是否要下雨。而明天，连翘上的细枝将会长满金色的小星星。它一发不可收拾。而最重要的，就像人们后来知道的，紫丁香也已经开始加紧它的脚步；在大家注意到它之前，紫丁香那脆弱纤细的小叶子早就长出来了。而醋栗也展开它V字型、环状的衣襟；但其他的灌木丛和树木却依然在等待，等待那来自大地或是天空一声令下，“就是现在”；就在那一刻，所有新芽都将同时绽开，是的，它们一定会的。

像这类的发芽现象，是属于人们所谓的“自然过程”，但它也是必经过程；虽然腐朽也是属于自然的过程，但从来不会有人要将它与威武的行军联想在一起；我可不想为腐朽的过程谱写所谓的快步进行曲；但如果我真的是位音乐家，我一定会谱一阕“新芽进行曲”：一开始是紫丁香军团在轻快的进行曲中分散地向前跑；再来是红莓小队；接下来进场的是踢着正步的苹果及梨子幼芽，其间菊苣与小草们则尽情地拨弄着每根琴弦。而在管弦乐团的伴奏下，我们的新芽军团则器宇轩

昂地向前行进。一，二，一，二：哇，我的老天，好酷的分列式啊！

人们都说，大自然在春天时变得绿油油一片；其实这话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也有自深紫与玫瑰色转成红色的嫩芽。它们最后都成了暗紫或暗红的颜色；当然也有些变成褐色与暗黑色；有些白的像雌兔腹部的乳白色毛一样，但也有长成紫色和金黄色的，或是像旧皮革般深的暗色。有些幼芽长得像蕾丝边的须须，有些长得像手指或舌头，还有些长得像疣似的。有些幼芽全身长满了软毛，跟圆嘟嘟的小狗长得很像；有些则长出纤细坚韧的幼枝；还有些张开来像蓬松柔软的尾巴。我跟你说，幼芽跟叶子与花朵一样，令人惊奇。人们永远没准备好去发现这其中的差别。但如果你想探索其中的奥妙，你得挑一块小一点的地方。如果我跑步到贝涅修弗（Benešov，注：位于布拉格南方约三十公里处的小城）去瞧瞧，在那里可以发现的春天风情，绝对不会比我身后的小花圃多。人们一定得待着不动，静静观察；其间你将会发现令人目瞪口呆的富饶景象，有温柔的抚摸与奋不顾身的呵护，这一切都令你感叹不已，因为这是顽强的春天生命意志的表现；而你也会听到从新芽绵延不绝的行进队伍里传来的微弱嘶喊声。

就是这样！当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空中却忽然传来神秘咒语，“ 就是现在 ”；早晨时还是含苞待放的新芽从脆弱的树枝尖头冒出来，连翘细枝上有许多小金星在闪烁，膨胀的李子幼芽已偷偷绽开一点点，而其他树枝顶端，许多不知名的幼芽正如金绿色眼珠般地闪耀着。青嫩绿叶在树枝顶端搔首弄姿，肥嫩的幼芽已在绽放。别害羞了，脸红的小叶子，被涂了鸟胶的树枝，张开吧；起来吧，在沉睡的植物们；出发的命令已经下达。开始演奏未完的进行曲吧！在阳光下闪耀吧！我的铜管，尽情地吹吧！定音鼓，大胆地敲吧！我迷人的小提琴，忘情地拉吧！因为静谧，充满褐色与绿色的花园，已开始进行它胜利的游行了。





09 园丁的四月

四月，对园丁来说，绝对是属于被祝福的月份。他们让爱人们为五月颂赞庆祝吧；五月，树木和花朵只是开花而已，但在四月它们真的在盛开；你看看，看看这些嫩枝、嫩芽、幼苞、幼苗，它们真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奇迹；请你蹲在地上，将手指轻轻弯入松软的土地中，然后请深深吸一口气，因为你的手指将会触摸到一株体质脆弱而精神饱满的新苗。这经验无法描述，就像接吻和其他一些小事情的经验也无法描述一样。

但即使我们已经碰触过那株新苗，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但常常还是会有以下状况：当你踏在花床上，为了要捡起干枯的树枝或拔起一朵枯萎的蒲公英时，你总是会踩到还埋在土里的百合或金梅草幼苗；当新苗惨死在你脚下时，你即刻感到一阵心慌与羞愧；那一刻你将自己想像成一头邪恶的野兽，行经之处，脚下草木都无法生长。或者当你谨慎地翻动花床上的土壤时，不出意料的，你的小铲子正好砍到发芽的球茎，或是差点用铲子割断白头翁的幼芽；而当你警觉地往后退时，手掌又压到正在开花的报春花，或是折断飞燕草的幼茎。你愈是谨慎恐惧地工作，你所造成的伤害也愈多；只有多年积累的经验才能教你如何成为一位神秘而熟练的真正园丁，不



论他往哪儿跑去，就是不会误踩到任何植物；但即使如此，他也不会造成真正的伤害。反正这一点也无须担心。



四月除了发芽外也是属于种植的月份。抱着热



诚，是的，混杂着极大的热诚与忐忑不安的心情，你向育苗场订购了幼苗，没有它们你再也活不下去了；你还向你所有园艺家级的朋友们保证，你会过去拿可以分栽的种苗；我早说过，你从来不会对幼苗的需求感到满足。之后，有一天差不多一百七十株种苗会全部送到你家，当那一刻来临时，它们必须被移植到土里去；当你在花园探头



张望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根本没有可以留给它们的多余空间。

因此园丁在四月份成了一个这样的人，他手上握着一株行将就木的幼苗，他已经在小花园来回奔跑二十趟，就为了找到一小块没种任何东西的土地。“不，这儿不行。”他嘟哝道，“这里我已种了该死的菊花；在这里又会被夹竹桃给挤扁，这

是雪轮花，它怎么不干脆消失算了。嗯，这边我已种满风铃草，好像这里也没多余的空间了。我应该把它种在哪儿呢？等等，这里这里——不行，这里有乌头属植物；还是这里——但这儿已有香陵菜了。或许这儿可行，但它已种满紫鸭跖草了呀；那这边呢……咦，这长的是什么啊？我希望可以认得出来。啊哈，这儿有一点点空地；等一等，小幼苗啊，我马上替你铺好床。现在你看到了吧，你就安安心心地在这儿长大吧！”

没错，才两天后，园丁就意外发现那幼苗恰好种在紫色樱草花幼苗上头。

❀

园丁的诞生完全是文化的产物，绝非物竞天择的结果。如果他们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他们会看起来长得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有甲虫般的腿，这样就不必再蹲在脚跟上；他们也会有翅膀，第一是为了漂亮，第二是因为，他们可以藉此飞越花床。没吃过苦头的人，根本不晓得人类的腿有多碍事，尤其是当没地方可以站的时候；而且人的腿又太长，如果想把手指插到土里，就得将腿蹲弯；有时腿又长得不够长，当人们想跨到花床的另一边时，他又无



法避免地会踩到温床上除虫菊或是耧斗菜的幼苗。不然就是园丁能被挂在一条吊带上，然后可以这么荡过花床；或者是至少有四只手，但却只有一个戴着帽子的头；或是像相机脚架般可以任意移动伸缩，那事情就简单多了。但园丁的构成方式也跟其他人一样地不完美，剩下能做的，他也只是尽力而为：试着用一只脚尖保持身体平衡，像俄国皇家芭

蕾舞者一样浮在半空中，奋力跨过四公尺的宽度，或像蝴蝶一般轻盈地踏过花床，努力挤进一寸大小的地方，努力不因地心引力捉弄而让身体失去平衡，并能在此状况下任意移动与保持现场原状；而当他移动时，他还得努力保持身体的优雅姿势，以免受到旁人的嘲笑。

没错，从远处匆匆地瞥一眼，你只看得到园丁的屁股，其他部分，像是头、手、臂、脚都被藏在底下。

❀

在花园的谨慎行事总算没白费工夫，现在所有的植物都要一同盛开：水仙、风信子、堇菜、山琉璃草、虎耳草、葶苈、南芥菜、荷荠、石南、报春花，以及明天或后天就会绽开花朵的植物，你一定得过来瞧一瞧。

每个人都会过来瞧瞧，这是人之常情。“咦，这可爱的小花是紫丁香呀，”一个门外汉如此说道。但园丁会有些不悦地回应说：“这是比利牛斯山石钟花。”这是因为园丁对花名非常敏感；没有名字的花，依照柏拉图哲学的说法，是没有形而上的理念的存在；简而言之就是缺乏真实实体与完整价值



的花朵。没有名字的花就是野草；有拉丁名字的花朵似乎被提升到某种高贵的地位。如果一株荨麻长在你的花床，而你给它取一个拉丁文的名字Urtica dioica，你会开始对它产生敬意；甚至为它松土，以硝酸钾帮它施肥。如果你像往常一样请教园丁说："这朵玫瑰叫什么名字呢？"园丁会很开心地回答你说："它叫伯密斯特尔 · 凡 · 托 勒（Burmeester

van Tholle)。”“还有这是克莱儿·蒙迪尔夫人(Madame Clare Mordier)。’然后他会怀着敬意想，你是个高尚、有教养的人。但千万不要对名字班门弄斧，例如你不要说：“这株美丽的南芥菜正在开花。”那园丁会生气地对你咆哮说：“那是许瑞琪嘉·波慕勒(Schievereckia Bornmüler)！”其实这两个名字几乎一样，但名字就是名字，我们园丁对好名字可是十分讲究。因此我们最痛恨小孩和乌鸦，因为他们会拔起写着植物名称的标签卡并将它们弄混；然后害我们会很惊讶地说：“你看看，这朵金雀花开起来跟薄雪草没两样——它可能是地方变种吧；但它的确是金雀花没错，因为这就插着它的标签卡啊。”



10 庆典

如果老天没有下雨，我会半蹲着，然后说："等一下，先让我给你倒点腐殖土，过几天再来替你修剪幼苗；你想不想种在土更深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吧？"然后小庭荠花会回答说，它当然想，于是我就可以把它种在更深的地方。因为这是属于我的土地，是我用血汗灌溉而成的，这可是实话；因为人们在修剪树枝或幼芽时，难免不小心割到手指，而有花园的人，免不了是私有财产的拥有者；在他的花园里并不长着任何可爱的玫瑰，而是他的可爱玫瑰；他也不认为是樱桃树已经开花，而是认为他的樱桃树已经开花了。一个私有财产的拥有者，会与他周遭亲近的人发展出共同体的关系，像天气就是个好例子；他会说："我们这里不能再下雨了，"或是"最近我们的天气湿度还不错。"除此之外，园丁也会有不小的强烈排他性格；他会计较，认为跟他比起来，他邻居种的树木都是槁木死灰，或者他认为他花园的花种得比他邻居花园的还美，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想法

接下来是你，阿尔卑斯山风铃草，我要替你挖个更深的花床。劳动！你可以称像这样用手指翻挖泥土为劳动，我说，你可是会因此而腰酸背痛呢！尽管是因为劳动才这样，但毕竟还是为了风铃草；你并不是因为劳动很美，或是高尚，抑或为了健康

才去劳动；你会劳动，是因为风铃草会开花、花床上的虎耳草会长得很茂盛才这样做。如果你想要庆祝什么一下，你最好不要为你的劳动庆祝，而是为风铃草与虎耳草庆祝，因为你是为它们而工作的。如果你放弃写文章或写书，而以当建筑工人或是铁匠作为你的职业，你工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要劳动，而是因为你需要靠它来换取腌肉与面包，因为你家有妻小，因为你想活下去。今天你应赞美面包、小孩、生命，以及所有你用工 作买来与换来的事物。或者你可以为你所做的工作高声欢唱。筑路工人们不会只是庆祝他们的劳动，而是先庆祝他们建造的道路，他们因为这条道路而得以生活下去。

好吧，尽管劳动节是个严肃而骄傲的日子。但你别放在心上，我的小夹竹桃，放心地绽开你的第一朵粉红色花蕊吧！



11 园丁的五月

嘿，在经过我们细心的耕种、挖土、种植与除草后，我们还没获得园丁专属的最大欢乐和骄傲，便迈向假山花园的目标。人们非常谨慎地称它为阿尔卑斯花园，因为人们在这一部分的花园种花时，有可能像是在攀登会跌断脖子的阿尔卑斯山；如果想在两块岩石之间栽种一棵小小的岩樱草，人们必须先将一只脚轻轻地踩在摇摇欲坠的石头上，另一只脚慢慢地平衡抬起在半空中，以免踏到花床上的橙黄草或南庭霁；他必须采取种种最可笑的姿势，在叉开两腿、跪下、转身、后退、前仰、站直，斜倚、跳高、前冲等动作之后，他才能在这如诗如画，而且石块不怎么稳固的假山花园进行种植、挖土、戳洞与除草的动作。

在岩石上种植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刺激的运动；其间还可以让人获得意外的惊喜，当你攀在离地一码高的石块上时，你会意外发现一簇乳白色的薄云草，或是寒带石竹，或是其他特殊的高山植物的幼苗；但我必须告诉你，那些其他没见过的小型的风铃草、虎耳草、捕虫草、威灵仙草、沙地草、葶苈、蜂室花、十字花、夹竹桃（还有仙女木、大橙黄草、石莲花，与景天），没见过薰衣草、委陵菜、白头、甘菊丁和水芹（以及瞿麦、各种麝香）（还有鸢尾花、奥林匹克金丝桃、橘水兰、岩玫瑰、



龙胆、寄奴花、海石竹和亚麻）（我们别忘了还有紫苑、苦艾、石咸草、太阳花、荷荠、阿拉伯茶树、金鱼草、蝶须，以及其他数不尽的各类娇艳花草，像紫草、紫云英，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的，像樱草、高山紫罗兰等），那些没有亲自栽种过这些花儿，

或是没见过这些植物的人，根本没资格提他见过世界的美好；因为他根本没见过这粗旷的大地上最甜美的温柔创造物（它们是花了数万年才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见过石竹花床上开满一簇簇缤纷小花的话，如果——

但我跟你扯这些干吗；这是只有假山花园的种植者才会了解的内行人的乐趣。

没错，因为假山花园的种植者不只是个园丁，而且是个收藏家，愿为自己的喜好而成痴成迷。

如果你秀给他看你种的慕氏风铃草；他会趁着黑夜来偷取它，为此他甚至会干掉你，还在背后补你一枪；因为若没有它，他就活不下去；如果他太



胆小或是太胖，而无法进行偷窃勾当的话，那他也会哭着乞求你，要你送他一盆小株的迷迭香。好家伙，你的确是有这品种，没错，于是你很骄傲地在他面前拿出你的珍宝，然后拔一小株给他。

或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他意外地在花店发现一盆没有标签，却有翠绿的幼芽从土里冒出来的植物时，我们园丁会战战兢兢地问：“你这盆是什么啊？”

“这个吗？”花店老板尴尬地回答说，“这好像是某种风铃草，我也不清楚它是什么——”

“那你给我。”这花痴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不，”花店老板说，“我不卖。”

“噢，你瞧”，花痴口气开始谄媚起来，“我都是这么久的老客户了，你干嘛不卖给我呢？”

经过一番你来我往，花痴步出大门后又折返回来，走到那盆无名小苗前，以坚定而明白的口吻表示，如果他得不到风铃草就不离开这家店，即使要在这长期抗战九个星期也无所谓，用尽了所有威逼利诱的方法，他的假山花园终于有了这盆神秘的风铃草，他为它在岩石堆里挑出一块最好的花床来，然后以无比的温柔态度将它种在泥土里，并天天浇水，呵护至极，好像它是珍贵至宝一样。而风铃草也果然长得十分茂盛。



“你瞧瞧，”骄傲的老板跟顾客献宝说，“这是不是一种特殊品种的风铃草？还没人敢断定它是什么品种；我真好奇，不知它花开的是什么样子。”

“这是风铃草吗？”客人表示疑惑，“它的叶子长得跟辣根差不多。”

老板反驳道：“辣根的叶子要比这大，而且不

会这么光滑，这一定是风铃草；不过也有可能，”他私下表示，“有可能是新品种。”

在辛勤的照料下，所谓的风铃草以令人兴奋而惊奇的速度成长着。“你看看，”老板得意地说着，“你说过它的叶子像辣根。你看过长这么大叶子的辣根吗？这是特大种的风铃草，它开出来的花有盘子那么大。”

好了，最后这独特的风铃草开始伸出花茎，而上头——咦，还真的是辣根；鬼才知道花店老板是怎么把它弄进花店的！

“你等一下，”过了好一段时间，顾客又来问，“那棵巨大的风铃草现在怎么样？还没开花吗？”

“怎么样？它早枯萎了。你知道的，那是十分脆弱而珍贵的品种——但也是某类杂种。”

❀

种花真是件苦差事。三月份苗圃主人通常无法顺利交送你所订购的东西，因为天气尚未回暖，所以幼苗还长不出来。到了四月还是无法交给你，因为有太多订单消化不了；五月时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因为大部分东西都被抢购一空了。

“樱草已经没有了；如果你还是想要，我可以

换毛蕊花给你,它也是开黄花的。”

有时候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邮差寄来一个包裹，里头是你订的培育种子，太棒了！花床里实在挤了太多的高山植物，应该摆些新鲜的东西在里头；那儿我们要种些白蘚，没错，这也就是所谓的薄荷花，又称燃烧的灌木；而这些寄来的种子，别看它只有一丁点小，等它抽芽后，长得可猛了。

等一个月满了，种子似乎不怎么想长大；看起来像矮草一样—— 如果它不是白蘚，那你一定会说它是石竹。我们一定得给它适当地浇水，好让它长大；瞧，这花长得像粉红色的——

“你过来看看,’花园主人对来访的内行客人说，“这不是一株小小的白蘚(dictamnus ）吗？”

“你是想说石竹（ dianthus ）吧？”访客更正说。

“没错没错,石竹,’主人换了更亲密的口吻说，“是我口误；不过我想，在这些高山长青植物中，种上一株白蘚应该感觉不错，你说是吧？”

每一本园艺手册都跟你建议，“用种子培育是最好的方法。”不过它们却没对你说，对于这些种子，大自然都赋予它们特殊的习性。这个自然法则就是，要不一棵都不会长，要不就是所有的种子都会一视同仁地长大。人们会说：“如果这里摆一株



装饰用蓟应该不错，不然大蓟或是大翅蓟也不赖。”然后就买了一袋种子回家，兴冲冲地将它们种下，然后期盼着这些种子会快快地长大。过了一段时间，或许是要分株了，园丁还很期待，因为他将有一百六十盆生气勃勃的幼苗；之后他开始把所有幼株种进泥土；但他真的有法子处理一百六十棵装饰用蓟吗？这里一丁点地方都已经插满了，眼前还有一百



三十棵呢；当然了，总不能把花了心血的幼苗扫到垃圾桶吧？

“老陈，你不要一株大蓟的幼苗吗？它适合用来家居装饰，你知道吧？”

“嗯,大概吧。”

感谢老天爷，邻居先生拿了三十棵幼苗，然后他又满身大汗地跑回花园，看看剩下的幼苗还有哪里可摆。幸好对面还有邻居可以送——

上帝保佑他们，因为这些装饰用蓟每一棵都会长到两公尺以上！



12 神圣的甘霖

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遗传一些来自农夫的天赋，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即使我们窗边并没长着天竺葵或是海芋；但当太阳连续照耀一个星期后，我们也会开始焦虑地抬起头望着天空，然后对碰到的人说“可能要下雨了。”

“大概吧。”另一个住在城里的居民说：“前几天我去雷特涅（Letná，注：位于布拉格旧城广场北方，伏尔它瓦河对岸的一座高原），我跟你说，那儿真是太干燥，连地上的泥土都龟裂了。”

“前些天我坐火车到科林（Kolín，注：北波希米亚的化工城市，位于布拉格东方）去，”第一个人说“我觉得那里干得可怕。”

“我们需要好好下一场倾盆大雨。”第二个人叹了口气说。

“至少得下个三天才够。”第一个人补充道。

但在此刻，依然烈日当头，布拉格街上开始慢慢地散发出人们咸湿的汗臭味；在电车上，人们的身体正在忧郁地蒸发着，此时人们的态度开始变得暴躁而不友善。

“我想，就快要下雨了。”一位全身汗淋淋的人说。

“希望是这样。”第二位呻吟地说。

“至少得下个一星期。”第一位说。

“ 真的是太干燥了。’第二位咕噜着。

正当灼人的酷热搅得大伙心浮气躁时，空气正逐渐形成一股低气压，暴风雨似乎在空中盘旋，却没有因此稍稍舒缓大地与人们的痛苦。暴风雨再一次于地平线上低吼，吹起了饱含水气的凉风，终于等到了：雨丝落在人行道上，大地几乎要开始呼吸了；雨水则低语呢喃，忽而大珠小珠落玉盘，忽而踢踏踢踏响、滴答滴答地敲打着窗户，从房檐流下的水滴像是有千只手指在拍打一般，哗啦哗啦地汇进小河，扑通扑通地落进池塘。人们高兴得想大声尖叫，有人把头伸出窗外，好让他的头能在满天的水气中清凉一下，有人吹口哨，有人大叫，也有人光着脚站在从街边窜流下来的土黄色水流中。神圣的甘霖，清凉欢乐的雨水！洗涤我的灵魂，滋润我的心灵，是闪烁而清凉的露水。我曾被酷热搞得十分难受，不仅难受而且懒散。我曾经如此地懒散、笨拙、迟钝、贪婪与自私；我被干旱弄昏了头，悲喜失衡。敲响吧，银色的笨钟，请在饥渴的大地接受天降甘霖的时候，请你为这神圣的一刻而敲响；呜，流水的面纱飞扬着，清洗了所有的事物。任何太阳的奇迹都无法与神圣雨水所带来的奇迹相比较。流吧，忘忧的水儿，奔向那大地的小溪；替那些因干旱如同被困在牢房的生灵，解决它们的饥渴。

我们又再度呼吸，草儿、我、土壤，还有世间所有的一切；这世界是多么美好啊。

倾盆大雨停了，好像有人在背后拉了线似的；大地上闪耀着银色的露水，一只黑鸟在灌木丛里啼叫着，像是疯了般地嬉戏着；我们也忍不住想跟着嬉戏一番，但我们还得用手遮着头走到屋前，呼吸着在空气中弥漫的水气。

“这场雨下得太美了。”我们这么说。

“太美了，”我们接着说，“但应该可以再多下一点。”

“没错，”我们自问自答道，“它应该是一场神圣的小雨。”

不到半小时，雨又如丝丝长线般垂落下来；这是真实、静谧、又美好的一场雨；宁静而宽阔地落在收成物上。这已经不是汹涌急溅的奔流；而是非常柔和平缓地在空气中飘着的小雨。伴随小雨而来的怯怯甘霖，没有一滴会被白白浪费掉。但是云霭渐渐散开了，太阳斜倚在细细的雨丝身上；雨丝骤然断掉，雨水逐渐消去，大地呼出温热的湿气。

“那就是五月的梅雨，”我们赞许地说，“现在世界将变得美好而翠绿。”

“再下几滴雨，”我们说，“再多下几滴就够了。”

太阳热力四射地照耀在大地上，温热的土壤冒出潮湿的热气，空气沉闷而不流动，让人觉得像是处在温室。天空的一角正在形成一轮新的暴风雨，你嘴中呼着热气，几滴沉重的雨水滴落在大地上，而某些角落，大地上吹起饱含凉爽雨气的风儿来。你厌倦了温热潮湿的空气；你呼吸着带着水滴的空气，你涉水经过小溪，你看到天空中正在聚集着白色与灰色的云团；好像全世界都想溶化在温暖而柔软的五月梅雨里。

“ 应该再多下一点雨的。’我们如此说着。



13 园丁的六月

六月是制造干草的主要时节；但对我们这些城市的园丁来说，你可别以为我们会穿着开襟的衬衫，磨着镰刀，在某个露水未干的大清早，唱着民歌，一面跳秧歌，一面锄草。事情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首先我们园丁会期待有一块英国草皮，它绿得像台球桌，密得像毛毯，近乎完美的草皮，毫无缺点的草坪，天鹅绒般的草皮，如同餐桌般平整。没错，在春天时我们會发现，这块英国草皮居然是由一些蒲公英、丁香、泥土、藓苔、还有些长得有点黄的坚韧杂草所构成。一定要先将杂草斩除；于是我们蹲下身来，将草皮上所有不规矩的杂草拔掉，身后留下一块不毛之地，像是刚刚有人在上头跳过舞，或是被一群斑马踩过一样。之后，它将被浇水灌溉，任由阳光曝晒；直到我们决定要修剪它的那一刻为止。

没经验的园丁做了决定后，便走到最近的郊区去，在上坡的草地上，他发现一位老妇，带着一头正啃着荆棘或网球场围网的瘦弱山羊。

“老婆婆，’园丁十分开心地说‘‘你想不想给你可爱的小羊喂好一点的草？ ——你到我那儿割草好了，想割多少就多少。”

“那我有什么好处？”老太太考虑过一阵后说道。



“我给你二十块钱，”园丁说完后便回家等着老太太带山羊和镰刀来。但老太太却始终没出现。

然后园丁自己买了镰刀与磨刀石并宣称，无需拜托任何人，他自己就可以除草。但不知是镰刀太钝，或是都市杂草太坚韧，还是怎么样的，总而言之，这镰刀根本一点都不管用；他只好用力拉着每株杂草的茎部尾端，然后使劲地用镰刀砍断底部，通常此时草根也会顺道被拔掉。事实上用剪刀剪可能还会快些。当园丁终于剪完草，拔完草根，蹂躏完草皮后，他会

将这些草耙成一小堆；然后拍拍身子，又出发去寻找那位带着山羊的老婆婆。

“老婆婆，”他的嘴像抹了蜜似地说道，“你想不想从我这儿拿些干草来喂你的小山羊？那可是既爽口又干净的干草——”

“那之后我有什么好处？”老太太想了一下问。

“给你十块钱，”园丁表示，然后他便兴冲冲地跑回家等老太太来拿干草；如果就这样将这堆漂亮的干草丢弃，那就真太可惜了，你说是吧？

最后还是由清洁工人来收掉这堆干草，但他坚持要收钱。“先生，你得知道，”他补充说，“我们没有车可以载这堆东西。”

❀

较有经验的园丁会去买一台割草机；它有那种会像机关枪般嘎啦嘎啦乱叫的轮子，当你把它放到草地上，被割断的茎干会在空中四处飞舞；但我跟你说，这真是一种乐趣。当割草机刚来到这个家时，家里所有的成员，从祖父到孙子，都争相要拿它除草；当你推着嘎嘎叫的割草机在杂乱无章的草皮上除草时，那可真是一种享受。“看这里！”园丁说，“我现在要向你们展示如何使用它。”然后他拿出一

副专业技师的样子将割草机推向草皮。

“可以换我了。”家里的另一成员请求地说道。

“再来一下就好啦。”园丁坚持自己的权利，然后他又推着嘎啦嘎啦叫的割草机除草，杂草便四下飞舞。那是第一个干草丰收节。

“听着，”一段时间后，园丁对家中的另一个成员说，“你想不想推着割草机去除草？那可是让人非常愉悦的。”

“我知道，”另一个成员冷淡地回答，“但是我今天没空。”



众所皆知，收割干草的时候，通常也是暴风雨的时节。有好几天它会在天空和地上凝聚水气；太阳像是不怀好意地肆意妄为，大地龟裂，狗儿身上散发出异味；农夫则忧虑地抬头望着天空说，要下雨了。有时那不祥的云会忽然出现，然后刮起一阵狂风，将尘土、帽子与落叶扫落一地；园丁顶着乱发冲向花园，他绝对不是要学浪漫派诗人去和大自然对抗，而是去绑紧所有在风中摇曳的东西，他带着工具箱和凳子，准备去处理满地狼藉。当他徒然地试着把飞燕草绑紧时，天上已经落下第一滴又大又热的雨滴，有那么一刻天地像是闭塞住了，然后，轰隆！在轰隆隆的雷声过后，倾盆大雨自天而降。园丁躲在门阶前，抱着一颗沉重的心，看着他的花园是如何受到狂风暴雨的摧残；当最坏的情况发生时，他像个要抢救溺水小孩的男人，冲到残破的百合花面前，为的只是把它系紧。我的圣母玛丽亚，这是水灾啊！落在地面上的冰雹啪啦啪啦地乱跳，脏水形成一条小溪；而园丁的心在为花儿命运担忧的同时，也混杂着一种赞叹心情，因为他见证到大自然不可抗力的崇高之处。之后，隆隆声慢慢弱下来，磅礴大雨也随即转成凉爽的雨水，接着下起绵绵细雨来了。当园丁跑进清凉的花园，失望地看着覆着泥沙的草皮、折断的枝架、以及被打坏的花圃时，第一只乌鸦忽然开始叫起来，它拉大嗓门对篱

笆外的邻居叫道：“哈罗，这雨应该再多下一点；对树木来说这场雨实在太小了。”

那天之后，报纸对这场天灾进行描述，说它如何对农作物造成灾难性的损害；但里头却没有提到，它对百合花所造成的严重伤害，或是对亚洲罂粟的破坏。我们园丁总是被人忽略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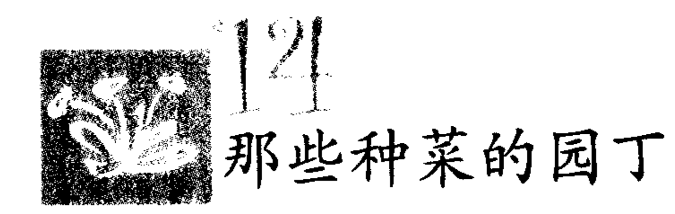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点效用，那我们园丁每天都会跪下，然后祈祷说：“亲爱的上帝，你可不可以换个方式下雨，比如每天从午夜下到凌晨三点，但你知道的，必须是缓慢而温暖的小雨，好让水分能充分被吸收；但请不要下在十字花科植物、岩蔷薇、薰衣草，以及你的全知全能所知道的其他旱生植物——如果你想的话，我替你把名单抄在纸上；太阳最好能全日普照，但不需要无所不照（例如不要照在绣线菊和龙胆属或杜鹃花属的植物上），而且阳光不要过强；还要有充分的露水、微弱的风和足够的蚯蚓，但没有蜗牛、也没有蚜虫；每周要下一次稀释过的肥料雨，还有鸽子粪会从空中落下来。阿门！”如果真的如此，那你将会看到伊甸园；好像换成别的方式，你的花园

就什么也长不出来。

❀

如果我提到“蚜虫”这个字，那我应该补充一下，六月的蚜虫一样要被消灭。为了除掉蚜虫，园丁们已经用过各类粉末、药剂、浓缩剂、精油、肥皂粉和其他毒药。正当园丁一样接着一样尝试时，他会发现玫瑰花上已经爬满了数不尽的肥大多汁的蚜虫。如果你很细心地注意这些药剂的使用场所，你将发现，那些没受到蚜虫肆虐的叶片和花蕾，因为药剂的使用而开始变得枯萎；那蚜虫呢，它们可以在非常态的药物用量下繁殖，将玫瑰嫩枝覆盖得像浓密的绣织品一样。之后只好这样做——伴随着恶心的表情——一枝嫩枝接着一枝嫩枝地用药淹死它们。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消灭蚜虫；但精油味道还是会伴随着园丁好一阵子。





14 那些种菜的园丁

一定有人在读这些令人莞尔的文字时，会酸溜溜地说：“这算什么，这家伙连可食用的芦笋都没提到，更别提胡萝卜、小黄瓜、芜菁、花椰菜、洋葱、韭菜，还有卷心菜、芹菜、荷兰芹，或是其他可食用的绿色植物的嫩叶，这些他连一个字都没提到！这算哪门子园丁，简直是无知地骄傲，无知到可以忽略他能培育最美好的作物，比如在这块花床上长的莴苣。”

我来为这项控诉做点辩解，有一段时间我也曾疯狂地在好几块花床上种满胡萝卜、卷心菜、莴苣与花椰菜；我当时那样做是有些浪漫主义色彩在作祟，不过为了满足当农夫的幻想。但在收成的那段时间，我却必须每天奋力嚼数以百计的胡萝卜，因为家里根本没人愿意吃它们；隔周后，我又被淹没在花椰菜，再就是洋菜花，最后是芹菜之中。曾经有好几个星期，我得一天三餐都必须嚼着莴苣，不然就得将它们扔掉。我不是有意要破坏那些种菜的园丁的乐趣；但如果你得吃光它们，你真的会崩溃。如果我被强迫吃我种的玫瑰或是啃我的五月百合，我想，我一定会丧失对它们的那份尊敬。山羊一定更想当个园丁，园丁却肯定不想成为山羊，因为他得嚼掉自己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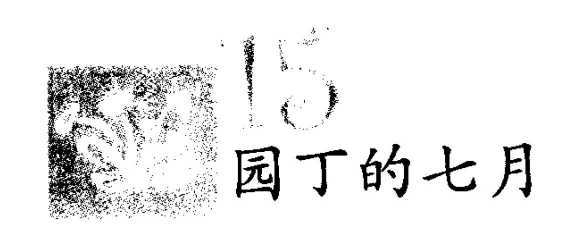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我们园丁已有够多的敌人了，例如

麻雀、八哥、小孩子、蛇、蜈蚣和蚜虫；扪心自问，我们又何必再对毛毛虫宣战？又何必追赶来搅局的小白兔呢？

每位公民都会有过那么几次梦想，比如能当一天的独裁者，他要做些什么。如果是我，我铁定会尽其所能地对许多事物颁布规定；别的不论，我一定会下达所谓的“木莓禁令”：禁止任何园丁在篱笆边种木莓，否则就要接受砍断右手的处罚。很抱歉，如果你邻居种了木莓，而无法无天的它甚至蔓延到你的花圃中间，你会怎么想？这些木莓可以长到离地数公尺高；没有任何篱笆、墙壁、甚至战壕、铁丝网或是警告标示可以阻挠它；之后甚至在康乃馨或晚樱草花的枝干上也会冒出木莓芽根，我跟你说！甚至木莓的果实都会让蚜虫觉得太苦！甚至你睡觉的床中间也会长出木莓幼芽！甚至你库房的大斧头上都会不知不觉地冒出木莓来。如果你是个有美德又有纪律的园丁，那你就不该在篱笆边种木莓、软耳草、向日葵，或是其他被认为会侵入你邻居私有领域的植物。

如果你还是想讨好隔壁邻居，那就请你在篱笆边种甜瓜吧。曾有那么一次，邻居花园的甜瓜甚至长到越过我家篱笆，由于它是如此破记录的巨大而甜美，以至于所有的植物图鉴出版商、诗人、甚至

大学教授都不得不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无法了解，为什么这么庞大的甜瓜能够挤过篱笆间的空隙。过一段时间后，那甜瓜已经看起来大得不怎么讨人喜欢了；于是我们将它砍下来，然后为了惩罚它而将它吃到肚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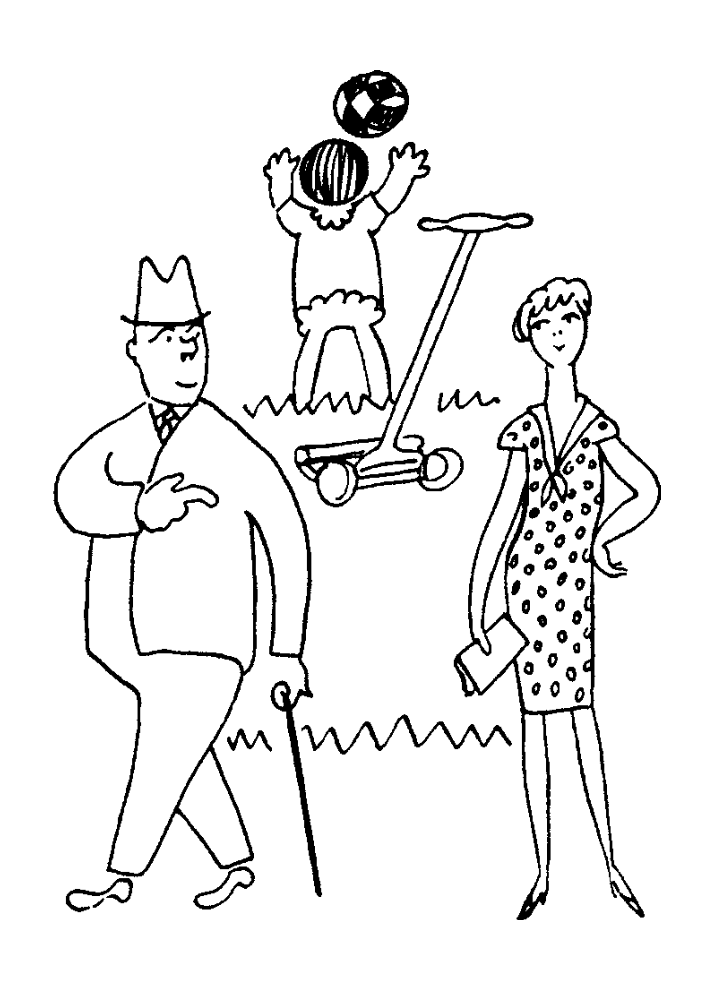


15 园丁的七月



依据正规的园丁守则，七月份是玫瑰接枝的时候。通常我们得这样做：先准备野蔷薇、山楂树或是可以接枝用的树种；然后要有大量的韧皮和所谓的园艺用刀或是剪枝刀。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园丁就会用自己的拇指尖试试刀口锋利不锋利；如果这把剪枝刀够锋利，那它应该能割伤拇指并留下一道流血的伤口。然后你得用好几公尺纱布来包扎伤口，最后开得又大又满的花苞会透过这手指长出来。这就叫玫瑰接枝。如果你手头没有野蔷薇，还可以通过别的方法来获得更深的伤口，像是车床工作、让狼吻一口、切掉枯树干、修剪灌木或是其他类似的活动。

完成玫瑰接枝的工作后，园丁会发现他必须再



次松动花圃中被烤焦的土壤。这活儿一年至少得做六次，而且园丁每次都会从土里挖出让人无法置信的大量石头与其他杂物。部分原因可能是石头会从某些种子里长出来，或是持续地从神秘的地底世界冒出来；也许土地会用某种冒汗的方式将头冒出来。园丁利用所谓的腐殖土来作它的培育土，而实际上它里头必须包含以下成分：土壤、肥料、烂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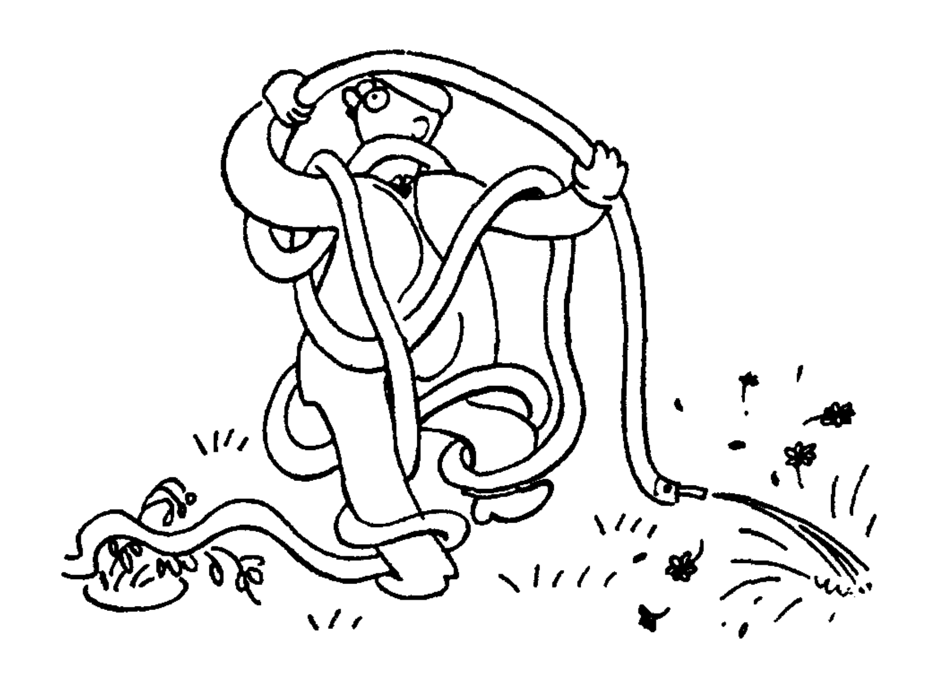
子、泥炭、石头、玻璃杯碎片、破盘子、钉子、铁丝、骨头、巧克力锡箔纸、砖块、旧硬币、破试管、小镜子、旧标签、锡铁块、线头、钮扣、鞋底、狗粪、煤块、锅子把手、脸盆、抹布、小瓶子、内衣裤、马蹄铁、报纸碎片及其他不胜枚举的东西，害得园丁每次在花园挖到这些东西后总是惊讶不已。或许还会有那么一次，居然从他的郁金香底下挖出



一个美国炉子，或是古希腊预言书；在一块培育用的花圃里是什么东西都有可能被挖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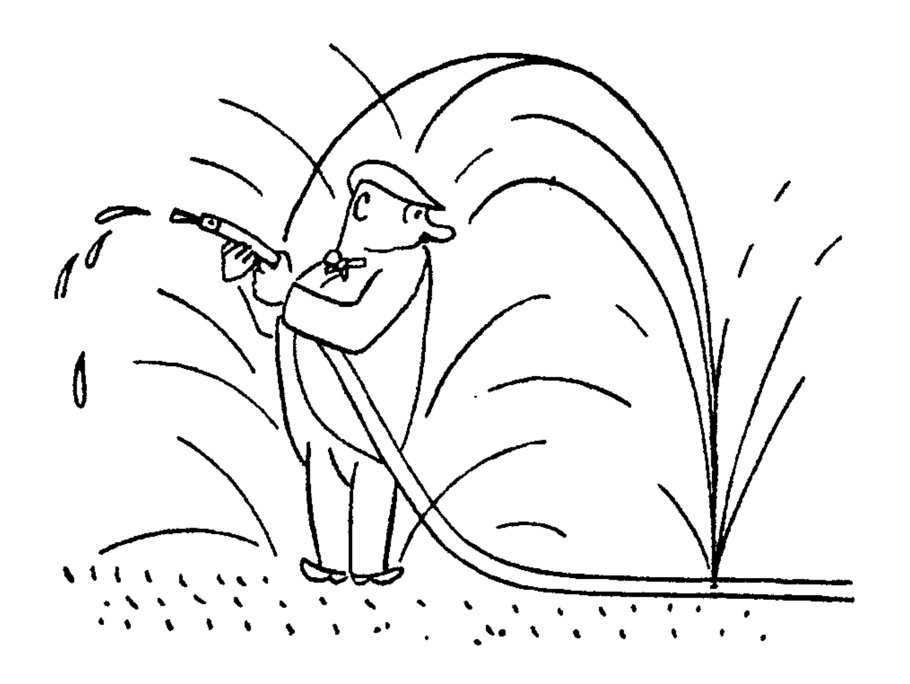
❀

但是七月最令人操心的还是为花园灌溉这件事。如果园丁用洒水壶浇水，他会像里程记录器般算着自己浇了几壶水。“喔喔，”他像是破了记录般骄傲地宣称，“我今天浇了四十五壶水！”你必须了解，把那清凉的水浇在干枯的大地上，是件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想想傍晚时分替已烤焦了的花朵与叶子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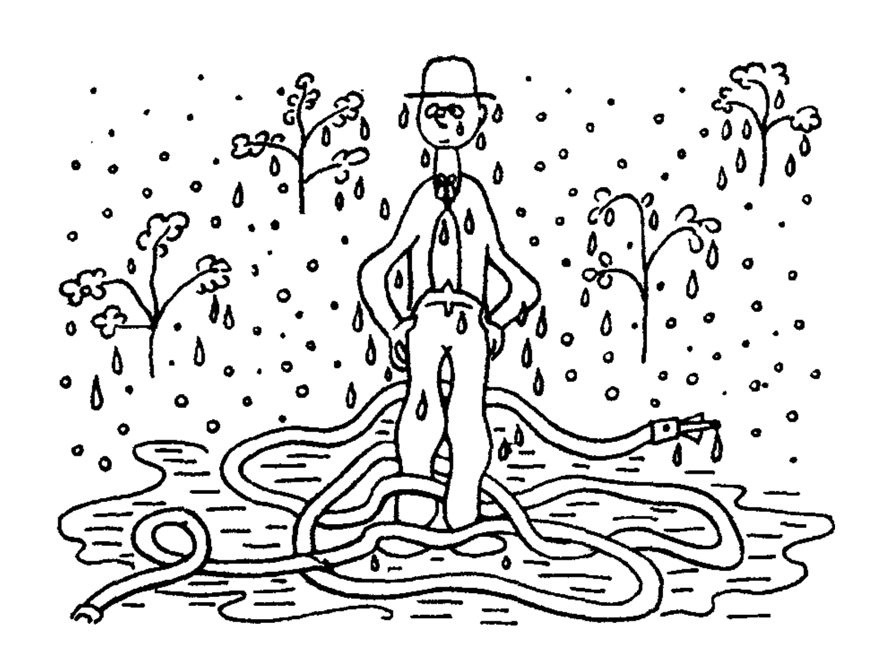


上水滴的感觉；或是当整个花园被浇上解渴的甘霖时，它会像干渴的朝圣者般舒了一口气说——“哈哈哈”，朝圣者边抹去胡子上的水滴边道，“真的是太渴了！神啊，再赐我一杯吧！”为了解决这七月之渴，园丁会飞奔去再灌一壶水。

用水龙头和橡皮水管来浇水，当然速度与范围都会加快与加大；在平均很短的时间，我们不仅浇了花床，也浇了草坪，连隔壁喝下午茶的一家人、过路的行人，还有屋内的家庭成员也不例外，当然被浇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像这种从水龙头喷出来的水柱有惊人的功效，几乎等于机关枪扫射一样；只要一眨眼



的工夫，你可以用这水柱在地上挖出一条壕沟，除掉遍地杂草，横扫枝上枯叶。为了削减它的威力，你可以迎风喷出这水柱；保证你马上全身湿得像刚洗过澡一样水管对于漏水口似乎有特别的癖好，尤其喜欢在水管中间漏水，那个让你真想臭骂一顿的位置；然后你就像维纳斯般站在喷泉水柱中间，一条水管长蛇蜷曲在你脚边；这可真是震撼人心的一幕啊。当你已经湿得像个落汤鸡时，你终于满意地宣称花园已经洒了足够的水，然后转身准备去将自己身体弄干，就在这时你的花园又发出“喔喔”的叫渴声，原来刚刚狂轰烂炸喷洒一气的水已被吸得一干二净，它又像没洒水之前一样干渴了



我们园丁到了七月时，总用特有的口吻表达出强烈的看法“: 老天应该下场雨。”

但你会发现事情常常是这样：当所谓生命泉源的太阳射线将地面温度升至摄氏五十度以上时；草地会变得焦黄，树叶变得枯萎，树上的细枝也因为干渴与酷热而垂下头来；大地龟裂，或是被烤成石头，甚至碎裂成灼热的粉末，然后接下来合理的推论是：

一、园丁的水管干裂，无法为花园浇水。

二、自来水站出了问题，一滴水都流不出来，而你，像是活在烤炉中；而且绝对是烈火灼身的大烤炉。

这段时间园丁徒劳地用自己的汗水来灌溉土地；你可以想像，我们这样说好了，连最小的一块草皮，他不知得要流多少汗才够。不论你怎么臭骂、诅咒、谩骂、吐口水，都毫无作用，即使我们每个人都跑去吐一口口水（每滴水都有它的用处），也于事无补。园丁只好宿命地反复说：“ 我们应该下一场雨。”

“ 今年夏天你打算去哪儿度假呢 ?”

“ 哪儿都可以，但是老天也该下场雨了吧。 ”

“ 那你对安格列先生的辞职有什么看法呢？ ”

“ 我觉得 ,该下雨了吧。”

先生，不然你学学人们想像那美好的十一月雨季吧；连续四、五、六天都飘着冷冷的细雨；天气一片灰黯与湿冷，寒气从鞋底窜上来、冻疼你的双腿、直钻到你骨子里去——

就像我说的，老天爷该下雨了。

❀

我们有玫瑰、夹竹桃、松叶菊、金鸡菊、百合



花、剑兰、风铃草、铃兰和牛眼菊——老天保佑，在这种坏时节我们还有足够多的花可以绽放。总是会有些花开，有些花谢；你总得要剪去一些枯萎的花枝，而且一面剪一面低语道（当然是对花儿说，而不是对自己说）“：现在轮到你了，阿门。”

请你仔细瞧瞧，瞧那些花儿，它们可真的很像女人；她们是如此美丽又娇艳欲滴，让你的眼睛一直盯着不想移开，你永远无法窥尽她们的美貌，每次都有新发现，老天爷，她们每一个都绝代无双的美！但当她们开始枯萎时，我不晓得为什么，好像是她们忽然停止对自己的打扮（我谈的是花，没错），而那些粗鲁的人，会说她怎么看来像泼妇一样。真是太可惜了，我的心肝美人啊（我说的是花，没错），真的是很令人惋惜，光阴似箭；香销玉殒后只剩园丁常在。

园丁的秋天早在三月便迈开它的脚步：第一步便是雪莲的枯萎。


16
植物篇

人们都知道如何区分各种不同的植物，无论生长在冰河地区、草原地带、寒带、地中海地区、亚热带区或是沼泽地带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品种来源、发现的地点来区分其他的植物。

好吧，如果你对植物学很有兴趣，而你发现有一些植物生长在咖啡屋旁，另一些偏好长在屠宰场边；有些种类对于火车站的环境特别怡然自得，另一些则对铁路信号亭情有独钟；如果对此做更深入的比较，我们一定会发现，那些长在天主教徒窗边的植物与长在无神论者窗旁的植物大不相同，更进一步观察，只有人造花可以在纪念品商店的窗户边存在等。尽管植物地质学据说还在襁褓阶段，我们可以专注在几种清楚而明显的植物群上。

一、火车站植物可再区分成两类：长在月台上与种在站长花园的植物。在月台上的植物，通常是高挂在篮子里，有时会摆在房檐边或是窗边，特别适合甘草、山梗菜、天竺葵、矮牵牛与秋海棠生长。在车站总是会有一些较为高贵与高级的植物，而火车站植物吸引人的地方则是它不寻常的繁花盛开景象。站长花园的植物则较为逊色；你只能发现一些较普通的玫瑰、三色堇、勿忘我、忍冬等一般社会上较不受瞩目的种类。

二、长在铁路信号亭花园的铁道植物。属于此

类的植物包括被称为木槿的药属葵、向日葵，再就是天竺牡丹、大丽菊、翠菊等；很明显，这些植物大部分会攀满围篱，或许是为了安慰某位火车司机才长成这样的—— 野生的铁路植物则长在铁轨边，它们包括野蔷薇、毛蕊花、甘菊、牛舌草、百里香以及其他的铁道植物种类。

三、屠宰场植物则长在屠夫窗边，长在被肢解的动物尸体、猪脚、羔羊及香肠之间。它们的种类数目并不太多，主要是芦笋类、仙人掌科的植物等；在宰猪场有时也可以发现种在小花盆里的智利松与樱草花。

四、酒馆植物共有两类，分别是长在门前的夹竹桃与长在窗边的吊竹；一般卖家乡土菜的小酒馆的窗边通常有瓜叶菊在随风摇曳，在餐厅里则有龙血树、宽叶秋海棠、紫藤、热带榕树等植物，正如那些好玩弄词汇的作家所形容的，“这片台地沉浸在热带林叶的甜美怀抱中。”在咖啡厅，只有叶兰长得好；相反地，在咖啡厅的棚顶上则繁茂地生长着半边莲、牵牛花、月桂和常春藤。

据我观察，没有任何植物能在以下地方长得好的，像面包店、打铁行、卖农用机械的商店、五金行、毛皮卖场、文具行、帽店等。在办公室窗边，要不是冒不出芽来，就是长出红白相间的天竺葵；

而办公室植物的生死完全掌控在职员或主管的意志想法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办公室传统；虽然在铁路局那儿可以长出多采多姿的植物，但在邮局和电报局那儿则几乎看不见什么植物。

当然还有自成一格的植物阶级，那就是墓园的植物，尤其是名人墓园里围绕着石膏像的各类花草，它们包括有夹竹桃、月桂、棕榈以及心情不佳的叶兰。

至于窗边的植物也可分成两类：穷人和富人的。较贫穷人家的植物通常长得较好；而长在有钱人家的窗边植物则一定活不长，因为通常那时他们都待在夏日度假小屋。

关于各类植物会在哪些特定地点长得繁茂的植物学研究，是不可能被穷尽的。我若将来有机会，一定会去调查哪一类人会种晚樱，而哪一种职业的人又会对仙人掌狂热不已。每种职业，都可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植物！



17 园丁的八月



八月是这样的时节，通常业余园丁会抛弃他心爱的花园而跑去度假。一整年他都发誓说，今年夏天他不会去任何地方，因为他的花园比任何的度假小屋都好，而且身为一位园丁，他绝不会疯到让自己被困在火车上，然后因旅途的不顺而四处诅咒。尽管如此，他还是抵挡不了夏日的诱惑，飞也似地逃离城市，或许是因为身上还流着迁徙的游牧血统，也可能只是因为邻居的絮叨。当他离开时心情依然沉重，心中填满了对花园的不舍与挂念；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可信赖的朋友或亲戚，可以在他不在的这段期间照顾他的花园，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你看看，”他说，“现在想照顾这花园根本不

用干什么活儿；若你能每隔三天来这里瞧一瞧，关心一下，那就够了；若是你发现有什么问题，就寄张明信片通知我，我马上赶回来。所以一切就拜托你了。就像我说的，五分钟就好，你只需随意四处关照一下就成了。”

当他把花园托付给这位热心好友后，就扬长而去。第二天这位好友接到一封信：“我忘记跟你说，花园每天都需要浇水，最好是清晨五点与傍晚七点各浇一次。这也没什么，你只需将橡皮管接到水龙头上，然后浇它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拜托你一定得对每一棵针叶树浇水，尽量每片叶子都浇到，草皮也是一样。如果看到杂草长出来，那也请你顺手拔了它。好了，没事了。”

隔天又一封：“天气十分干燥，拜托你行行好，请给每株杜鹃花至少两桶的温水，每株针叶树要五桶水，至于其他的树至少也得浇个四桶水。而那些正在开花的常绿植物，则需要大量的浇水——请回信给我，让我知道有哪些正在开花。枯萎的枝干一定得剪掉！如果你能用锄头来松土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样泥土就可以多呼吸些。如果玫瑰上有蚜虫，请你买烟叶萃取液为玫瑰清洗，记得只有在清晨露珠未散或是刚下完雨的时候才可以使用。目前大概就交代到这里。”

到了第三天："我忘记跟你说，那就是草坪一定要修；你可以用除草机修，如果有除草机无法修剪的，你就用剪刀剪。但请注意！除完草后一定得把草皮耙好，并用扫把扫干净！否则草皮会变得很丑的！还有浇水，得不断地浇水！"

第四天："如有暴风雨来袭，请你一定要立刻跑去关照一下我的花园。有时大雨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害，所以你最好现在就在那里守着。如果玫瑰害了枯萎病的话，麻烦你在清晨为它洒上硫磺精。而常绿植物请绑在棍子上，以防被风吹断。我这里实在太棒了，满山遍野都是菇类，还有令人筋骨舒张



的温泉。别忘了每天为屋里的美国藤蔓浇水， 那儿太干燥了。顺便帮我收好小袋子里的九重葛种子。我希望你已修好草皮了。这样的话，除了扑灭蠼螋外,你就再也不必做什么了。”

第五封信：“我给你寄了一小箱花种，那是我在森林里采集到的。包括好几种兰花、野百合、巴斯克花、白头翁、兜苔、秋牡丹等。如果你接到这箱包裹，请你马上打开它，先为这些幼苗浇点水，然后在我的花园里找块荫凉的地方将它们种下去！请你在它们上面加些泥炭块与腐叶！一旦种好，请固定每日浇三次水！最后拜托你，请修剪玫瑰的枝叶。”

第六天的信：“我给你寄了一箱快递包裹，里头都是从大自然里采来的植物……请立刻将它们植到土里去……晚上的时候，请你提着小灯到花园里看看并顺道捕灭蜗牛。如果能除掉小道边的杂草更好。我希望不会因为照顾我的花园而花掉你太多的时间，也期待你能享有自得其乐的时刻。”

那位热心的友人想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浇水、修草皮、松土、除草，还得抱着那箱种子在花园里寻找，看看哪里才可以将它们种下去；他从头到脚都大汗淋漓，因为他惊恐地发现，这里有些植物在枯萎，那里有些花枝折断，而草皮变得杂草丛生，

整个花园看来一副饱受摧残的样子。他开始埋怨自己，后悔当初为何要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他开始祈祷，希望秋天能早日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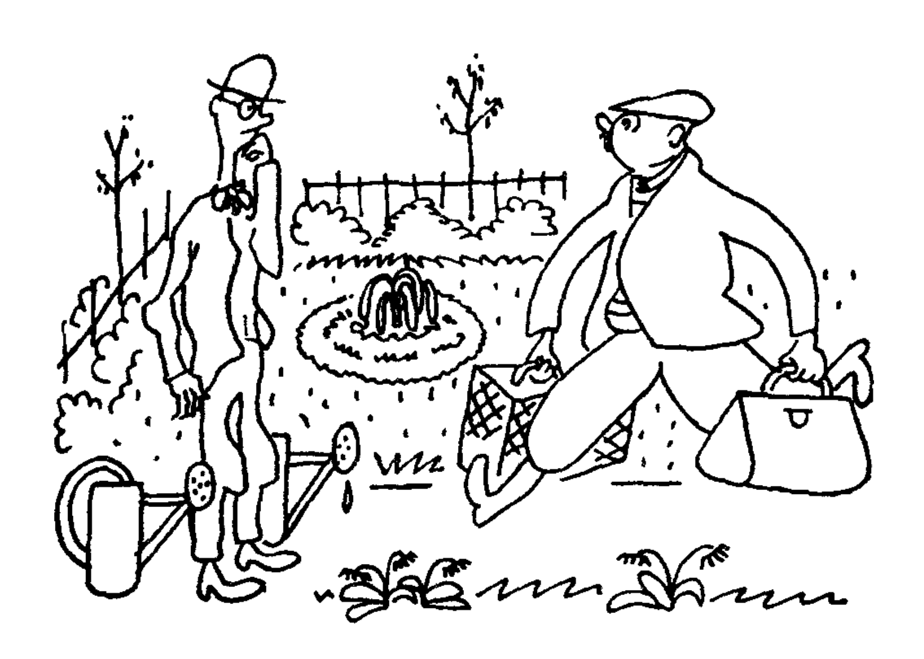
而此时，花园的主人也正在惦记着他的花儿和草皮，睡也睡不好，不免责怪起他那热心的朋友了，怎么没有每日按时写信向他报告花园的近况呢，然后他算着归期，每隔一天就寄一箱从大自然里采集来的植物，里头并附上一封像是青年守则的信。最后他终于回来了，行李还提在手上，便迫不及待地冲到他心爱的花园，然后湿着眼眶四处张望——

"那个懒鬼、那个笨蛋，真是头猪，"他的心在苦痛，"看他把我的花园搞成什么样子！"



“谢谢你。’他勉强对他朋友说，然后像是当场给他难堪似地将水管扯了过来，接着便转身去浇灌这可怜的花园。（白痴，他心里这么想，亏我这么信任你！以后我再也不会做如此疯狂的事了，就为了度假而将宝贝花园交到别人手里！）

至于那些野生采集的植物，园丁抱着神奇的梦想，希望可以将它们并到自己花园里；但加入这些野生植物后反而看起来更不自然。他望着远方的马特弘山（Matterhorn，注：位于瑞士与意大利交界，是阿尔卑斯山脉的著名高山，也是滑雪圣地，高4478公尺）或是格拉霍夫卡山（Gerlachovka，注：斯洛伐克境内的最高峰Kotol峰所在，高2655公尺），





心里想着：如果我花园里也有那座山该多好；还有那片长着巨木的原始森林，那条溪流，还有山上那块开垦地，或是那片湖泊也不错；那片绿油油的草原若能摆在我的花园里不知有多好，还有那一片海湾，最好再加上一座阴森的哥特式修道院。我多么想拥有那棵千年神木，那座古典喷泉如果摆我这儿一定不错；若再加上一群雄鹿或是一些羚羊，或是至少也要那株老菩提树吧，还有那块石头、那条小河、那片茂盛的绿林、白杨树、那道蓝色的瀑布，

或最少也给我这块幽静的翠绿山谷——

如果可以与魔鬼订下契约，用自己的灵魂换取所有的花园这一愿望成真，园丁肯定会出卖他的灵魂；但这可怜的魔鬼，你得小心了，因为你将会因为收买这灵魂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可怜的家伙！”魔鬼最后说，“你无需被欲望所折磨，你还不如上天堂去吧——地狱不是属于你的地方。”然后甩着他愤怒的尾巴，魔鬼将花园蹂躏一顿后，才扬长而去，留下园丁与他那热情和永不满足的欲望在后头。

❀

你要知道，我谈的是花园的园丁，而非果农或菜农。就让果农去对他的苹果与梨子微笑，让菜农去欢喜地采收他的甘蓝菜、玉米和芹菜吧；真正的园丁是明明白白地体会到，八月才是所谓的转换期。才刚盛开的花朵，随即便随风凋落；虽然秋天还有翠菊和菊花，但之后也就拜拜了！但是，但是，还有闪耀的夹竹桃、金黄的千里草、耀眼的金光菊，还有那光灿灿的向日葵，还有你和我，都还不到轻言放弃的时候！一年到头都是春天，而整个生命将永远保持年轻；万物将不断绽放；我们只能说，秋

天是这样的；我们不过换种方式绽放，我们在地底生根，我们在抽发新芽；永远有事可做。只有你，你们这些只知游手好闲的人，才会说情况越来越差的风凉话；对那些即使是在十一月也能开花结果的植物来说，它们是不会懂得什么是秋天，只知永恒的夏日；更不明了凋零一词的涵义，而只知生生不息。秋天的翠菊，亲爱的朋友们，一年是如此漫长，而它是永无尽头的。



18 关于种仙人掌的人

我称他们为基本教义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以极大的热诚来培植仙人掌；这种事实的状态只能被称为狂热、癖好或是迷恋。基本教义派的本质不在于狂热地去做某件事，而是狂热地信仰某事。那些所谓的仙人掌栽植者，他们有些人相信大理石粉的功效，有些人则信赖砖粉，还有些人相信炭粉；第一个人认为要浇水，第二个就持反对意见；什么是真正的仙人掌专用土，向来是个大秘密，即使你打断他的膝盖，也没有任何一位仙人掌迷会吐露半句话。所有的宗派、学派、传承、门徒、仙人掌狂、炼金术士，都莫不宣称只有他们的绝学才能使奇迹式的结果诞生。你看看这株多头仙人掌。你在别的地方见过这样的多头仙人掌吗？我跟你说，但你得保证不透露出去：绝对不可以直接浇水，而只能洒水。就是这样。——什么！另一位仙人掌痴大叫。你听谁说过可以对多头仙人掌洒水的？你要冻坏它的叶柄吗？嗳，我说先生，若不想你的多头仙人掌直接化为腐烂，你可以连盆将它浸在水温摄氏23.789度的软水中，每周一次。向你保证，之后它会长得跟萝卜一样大。—— 我的老天爷，第三位仙人掌栽植者尖叫，你看看这可怕的凶手！先生，如果你将盆子弄湿，那仙人掌就会变成绿色海草般软𤆵𤆵，它的土会变酸，那你就有好戏瞧了，没错，有好戏瞧

了！因为你的多头仙人掌就会自根部开始腐烂。如果你不想让土壤变酸，你得每隔两天浇一次蒸馏水，然后你得确保每立方厘米的土壤只含0.111111克的水分，水温必须比室温高上半度才成。——忽然这三位仙人掌爱好者同时尖叫起来，然后开始用拳头、牙齿、脚与指甲攻击彼此；但世界就是这样，真正的真理并非靠暴力就可以得到的。

❈

事实是，仙人掌确实值得受到狂热的迷恋：因为它们是如此的神秘。玫瑰很美，但并不神秘；这些神秘的植物还有百合、金羊齿、龙胆根、智慧之树、原木，以及几种蘑菇、曼陀罗草、兰花、冰花、有毒与药用的植物、夏日草、水莲以及仙人掌。这里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神秘性，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神秘性的确具有一些特征，一些能迷惑与让你发现的特征。有些仙人掌长得像海胆、小黄瓜、烛台、铁罐、神父方帽、蛇穴、鳞片、橡皮、拖把、爪子、刺刀，还有星星，有些看起来却笨重而细长，像是一团骑兵般张牙舞爪，或像一排步兵般长剑乱舞，既易怒又阴郁、仿佛铁锯般刺人，缠绕起来像草篮，看似肿瘤、动物或是武器；这是在创世纪第

三天所产生的植物，最具阳刚气的植物。（“我真的是疯了！”造物主看到自己的杰作，也不免大吃一惊。）你可以为它痴狂！但你不可以无礼地触摸它，甚至亲它一下，或是给它一个拥抱；他们不接受任何亲昵或是轻浮的举止；它们如同石头般坚硬，全副武装，绝不退让；再过来一点看看，小白脸，你再过来，我就开火了。这一小簇仙人掌，看起来像是一群处于备战状态的小精灵。你可以将其中一个的头或手给砍掉：但它们马上就会生出另一个手中挥舞长剑和匕首的新战士。生命是一场战斗。

但在某些神秘时刻，那顽固又乖张的仙人掌会突然遗忘一切，然后做起白日梦来；接着从它身上便长出花来，那花儿可是长得既饱满又闪亮动人，出刀光剑影而不染杀戮之气，充满了皇家气派。这可是上天神圣的赏赐，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恩宠。我跟你说，仙人掌狂吹嘘的口吻可不比爱子心切的母亲差，因为他种的仙人掌开了花。



19 园丁的九月



根据我的观察——从园艺学的角度来看——九月是个值得感谢又深具意义的月份；不只因为此时将会盛开秋菊、紫苑和印度菊，也不只是因为对任何人来说，都将会是娇艳动人的天竺牡丹；你们这些好疑的家伙，九月可是被挑选为让百花再度盛开的月份：二度花开之月，葡萄酿酒之月。九月是如此的神秘，处处充满更深刻的涵义，大地为了九月再度敞开心房，我们因此又可以再度栽种植物！现在让我们去瞧瞧大地，看看在下个春天来临前我们可以种什么；这让园丁又有了机会，可以再跑到苗圃主人那里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培育什么新植物，又为明年春天挑了什么宝，这也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轮回里逃脱出来，然后去向那些专家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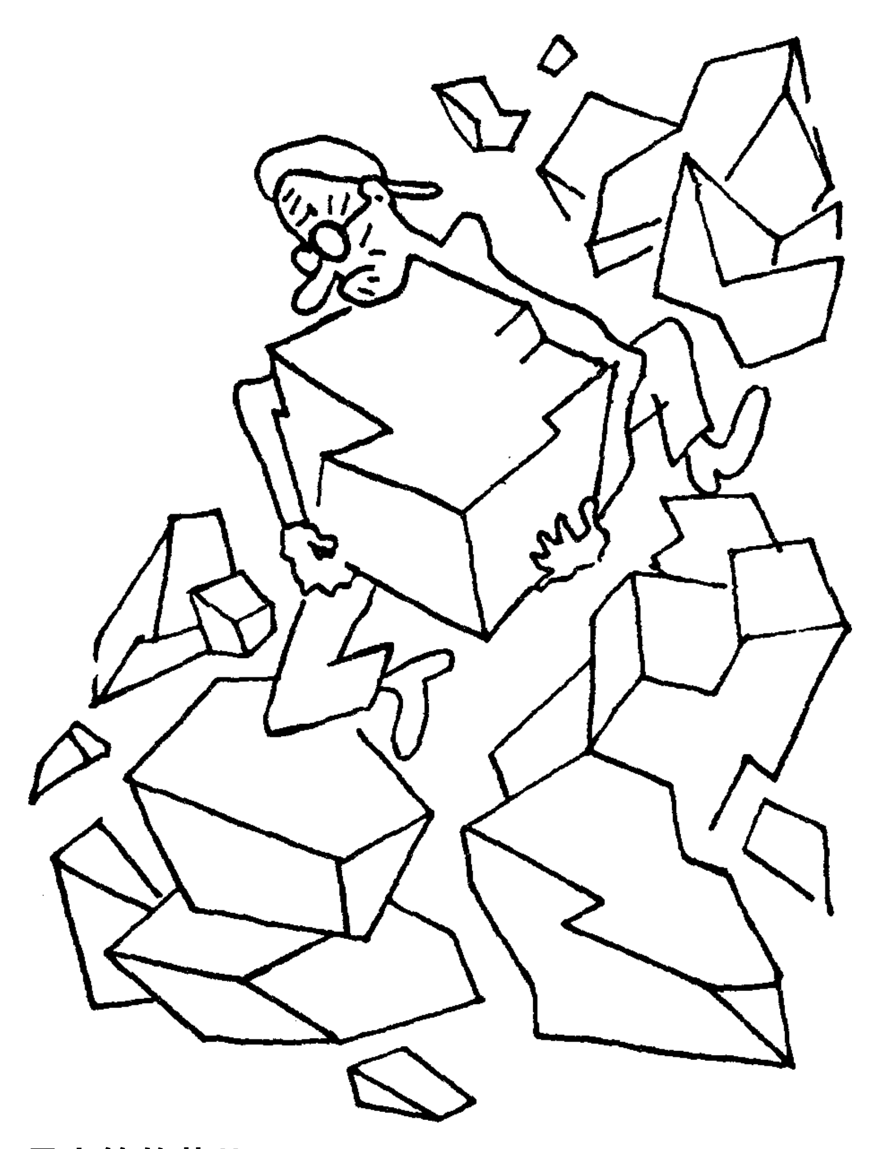
伟大的园丁或是苗圃主人，他们通常都不喝酒、不抽烟；在历史上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名字会跟任何引人注目的罪恶、战争与政治事件牵涉在一起；他的名字通常因培育出新品种的玫瑰、天竺牡丹或苹果而永垂不朽；这样的名声—— 通常不为人知或是隐藏在别的名称背后——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似乎是造物者在玩游戏，园丁通常有点肥胖而且体型庞大—— 他可能是恰好被创造出来与柔弱而优雅的花儿作对比吧；或者，他的体型让我们联想起大地之

母库伯利（Kybele，注：起源自中亚的大地女神，也是希腊罗马的神话大地之母）的形象，因为这象征了他广博的慈悲母性。实际上，当他的专业手指在盆盆罐罐里翻弄时，我们几乎可以说，那就像他在给予他的小保护人庇护一样。他厌恶景观设计师，



而景观设计师也将苗圃主人当草包来看。你要晓得，苗圃学不只是一种技艺，而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当人们都不了解这点时，他会对他的竞争者反唇相讥，称他们为精明的商人。当你到园丁的苗圃光顾时，你碰到的情况可不比你去逛服饰店或是五金行的时候，因为在那里，你只要说出你想买什么，付了钱后，拍拍屁股就走。去园丁那儿是为了聊天：请问一下，这花叫什么名字，怎么种的，还有，你去年买的十字花，现在开得真好；或是他会抱怨今年把荷荠给种坏了，为的是想请你看看又买了什么品种。还得跟他来一番辩论，看看到底是鲁道夫 · 哥德好，还是爱玛 · 贝度更漂亮（它们都是紫菀的名称），而且还得顺道猜一猜，种龙胆花到底是用泥煤好还是腐殖土好。

在聊完这么多话之后，你终于选择了新品种的香雪球，（老天，要将他们种在哪儿？）一株飞燕草，好用来取代之前枯死的花草，还有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盆。而且特别之处在于，经过这具有启发性与娱乐性的几个小时后，你一样得照常付钱，即便他不是生意人，你还是得付大约五块或六块克朗。而你，可怜的家伙，当你碰上一位真正爱苗圃超过爱生意的园丁时，他是不会轻易就放你走的，他会继续纠缠，比如要你请求他挑选六十种“最高级、



最上等的花儿”。

每位苗圃主人都发誓说自己花园的泥土糟透了，而且他绝没去施肥、灌溉，更没在冬天时进行覆土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想这样告诉你，他的花



儿会长得那么好，纯粹是一片至情所感。这里头包含一些事实；在园艺领域，人们的确需要幸运之手的眷顾，或是来自更高存在的关爱。真正的园丁可以随手在地面插一片叶子，不久那里就会长出灿烂

的花朵，同一时刻，我们这些俗人却还只能乖乖地进行播种、插苗、灌溉、施肥、除虫等动作；而最后，我们还是落得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枯萎的悲惨下场。我想，这里头存在一些魔力，就像狩猎或是医疗时所需要的一样。

培育新的品种，是每位热情的园丁心中深藏的神秘梦想。先生，如果我能培育出金色的勿忘我，令人难忘的蓝色罂粟花，或是白色的龙胆根——什么，你说蓝色会比较美？其实什么颜色都一样；但是白色的龙胆根还不存在啊。再者，你知道的，即使只是培育花草，人们也会有些排外心态；如果在世界性的比赛中有捷克玫瑰胜过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或是法国的“马赛曲”品种，那我们心中可是会充满了骄傲和喜悦啊。

我诚恳地建议你：你可以藉着花园一角的斜坡或是围篱来布置一个假山。想想看，假山上布满了虎耳草、茄子、藤蔓、十字花以及其他令人目不暇接的高山野花，这将是多么动人的一幅画面呀；再者，布置假山这件事本身，就是项有意义与令人着迷的工作。布置假山时，你会感觉自己就像希腊史诗《奥德赛》的独眼巨人奇克洛普(Kyklop)般,用着所谓原始的神力，把一块接着一块的石头堆砌成山丘、峡谷、险峰、峭壁。接着，你顶着腰酸背痛，眺望着自己完成

的伟大杰作，却赫然发现与原先设想的浪漫山水大相径庭；它的造型看来就像是一堆任意摆放的凌乱石堆。不过也别太在意；不消一年的光阴，你的石头就会转化成最美丽的苗圃，上头布满点点的小花，而且它会长成最漂亮的花床；此时喜悦将重新降临到你身上。我跟你说，你一定得造个假山。

一切已无法掩藏：秋天来了。一叶知秋，你可以藉着秋天的菊花与紫苑听到秋的脚步——秋天的花儿绽放得如此丰盛而饱满；它们一点也不虚张声势，花就是花，但它们是如此动人夺目！我跟你说，秋季的繁花盛开要比初春的百花争妍来得热情。它们散发着成熟动人的优雅气质：当要开花时，便毫无保留地展现生命的丰润；溢出的诱人花蜜，让蜜蜂为之疯狂。这代表什么，在丰饶秋天飘落的一片叶子向我们说明了什么？难道你还不明白，自然是生生不息的啊！


20
大地

当已逝的母亲还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用扑克牌算命。从牌堆里抽出一张纸牌时，她总是呢喃道：“我在踩着什么呢？”当时我无法明了，为何她会对踏在脚底下的东西有兴趣。多年之后，我也开始对踩在脚底下的东西充满兴趣。而我终于发现，我是踩在大地上。

人们从不关心他们脚下踩着什么；女人像发疯似的忙进忙出，最多在四处张望的时候，会不经意注意到头顶上飘浮着美丽的云朵，或是远处的辽阔地平线与濯濯青山；但人们却吝于低头探望，好给脚下那片土地一声关爱与赞美。即使只拥有手掌般大的花园；即便只有一小块苗圃，你也得认识，你脚下踩的是什么。只有这样，老兄，你才会明了任何天上的云霞都比不上脚下的大地来得美丽与伟大。你要知道土地可以是酸的、硬的、黏的、湿的、冰的，也可以是多石与腐坏的；你要能分辨泥土可以像姜饼般蓬松温暖，也可以如面包般柔软细致，接着你说，真是太美了，就像你平常赞美女人和天上云彩般地甜蜜。当你用木棍探入那蓬松而柔软的土地时，当手指感受到小土块松软而微温的触感时，一股来自心窝的疼惜会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

如果你不能体会到这种特殊的美感，那就让命运送给你几亩黏土作为处罚，那黏土像晴时多云偶

尔阵雨般地不可捉摸，把你搞得团团转，锄头一锄就像口香糖般地软𤆵𤆵，太阳一晒就焦黑，树荫下一晾就臭坏；它是邪恶、如朽木般不可雕，泥泞时像条蛇般地滑溜，干燥时像块砖密不透风，不动时又像铅块般沉重。不论你用斧头砍它、用锄头敲它、用榔头锤它，不论你多么努力地收服它、咒骂它、哀求它，它还是无动于衷。然后你就会了解，那充满生机的大地要保护自己时，它会以什么样敌意与冷酷的化身来抗拒这个世界；你也会明白，植物要在地下生根需要经历多少艰苦的奋斗过程，而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不论对人类或是植物都一视同仁。

接着你会知道，要怎么种，就得怎么栽：为了使它变得松软、肥沃，你必须拿石灰来调理土地，然后施以温肥，将煤灰洒在土壤表层，让大地充分吸收阳光与空气。黏土会开始裂开，变成粉状，像是在静静地呼吸一般；锄头轻轻动一下，它就毫不费力地被敲碎；握在手掌里，可以感受到它的热度与可塑性；它已完全臣服了。我跟你说，让几亩黏土臣服可是不得了的大胜利。现在它躺在那儿，等着被耕种，泥土又软又湿，你会想用手一把抓起，让它在指间搓揉，好确定这是属于你的胜利，即使你还不知道该种些什么。当你望着这深色松软的泥土时，你不禁自问，难道它还不够美吗？难道这不

比一花床三色堇或是萝卜更加令人心动吗？你几乎要忌妒起这些植物了，它们是如此紧紧依附在这高贵的人类作品上，它的名字就叫沃土。

自此之后，你再也不会对脚下所踏的土地毫无知觉。你会尝试用手掌与手杖去感觉每一堆黏土与田野的每寸土地，这好奇感与期待心就如同其他人热爱观星、看人、赏花一般；你会对发现一片黑色沃土感到欣喜若狂，然后充满爱意地抚摸着森林的腐叶堆，甚至用手称称泥煤的重量。先生，你将会说，为了它我希望能拥有一辆马车；即使只有一堆，或一小车的腐叶也好；还有这些沃土，我可以将它们堆在园土表层，再加点牛粪也不错，再混些河沙也可以，还有砍树后残留下来的树屑也是精品，这里还有些小溪的淤泥，大街上扫来尘土也不赖，不是吗？还有磷肥与刨木屑，都是可以让我拿来调理大地的珍宝，老天爷，你说是不是！还有些土地肥如烟熏猪肉，轻如鸿毛飘逸，松若蜂蜜蛋糕，颜色有浅也有深，或干或湿，这都是大地变化多端的美丽面孔；至于那些丑陋与毫不敏感的人们所看到的，都是些泥泞、粗糙、生硬、冰冷、空洞、死寂的泥块；它们就跟那些人一样丑陋，因为他们的灵魂充满冷酷、麻木与恶意。



21 园丁的十月

有人称它是十月；有人说它是大自然陷入沉睡的时刻。园丁在这方面比我们精通，而且他会跟你说，十月如同四月一般的美好。你应知道，十月是春天的第一个月份，是种子在地底下萌芽、嫩枝暗暗生长的月份；你只消轻轻挖开一点点土，你就会发现已长成和你拇指一般粗大的嫩芽，旁边还有脆弱的幼枝与耐不住性子的根部——没想到春天已经悄悄降临；出门吧，亲爱的园丁，该开始栽种了（但请注意，别让你的铲子割伤正在萌芽的水仙球茎）。





在所有的月份中，十月份是属于栽种及移植的月份。初春的时候，当园丁站在花床前，望着地面上正在冒出的几棵嫩芽，他便会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儿看来有些空荡荡的，我得在上头种些什么。几个月过去后，园丁又会站在同一个花床前，在那儿早已长满了两尺高的飞燕草、一撮灰毛菊、一大片风铃草，天知道还有些什么。然后他又会若有所思地说：这好像种得太多，有些过于拥挤了，我得重新整理，将它们移开些——等十月到了，园丁又会站在同一个花床前，望着散落四处的枯枝与落叶，他会再度若有所思地说：这儿有些单调与空洞，我得种些什么，看是要种六枝夹竹桃，还是较为高大

的紫苑。接着他会立即行动。园丁的生命总是充满变化，并且拥有强大的意志力。

当园丁在十月发现他的花园有块空地时，他会暗地发出满足的呻吟。唉呦！他对自己说，我看这里以前一定种过些什么，等等，我该在这块空地上种点东西才是；到底是秋麒麟草好，还是蛇根草好，这些我都还没种过，我想还是种泡盛草才对；不过秋天时，应该多种除虫菊才是，不过那个红蝴蝶花若在春天种也是不赖的。停，我该在这里种马薄荷——不论是日落绯红或是剑桥赭红都成。那这样如何，把萱草种在这儿该也是个好主意吧。接着他在冥思中迈开回家的脚步，沿途他还想到，刺续断也是惹人爱怜的植物，更别提金鸡菊了，至于蕾 香的表现也不落人后；然后他赶忙从育苗场订购了好几花床的秋麒麟草、蛇根草、泡盛草、除虫菊、红蝴蝶花、马薄荷、萱草、刺续断、金鸡菊、藿香，最后他还在名单里添上牛舌草和鼠尾草，接下来是连续几天的抱怨，因为他订的花苗还没寄来，等邮差终于送来一整箱的花苗时，园丁拿着铲子，拔腿就奔向那块空地去。铲子才刚挖下去，他就翻出一大把植物的根结，上头还附着一堆的肥嫩幼芽。我的圣母玛丽亚，园丁大声惊呼，我忘了我已经在这儿

种了金梅草！

❀

没错，他们都着魔了，老是想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满各种植物，他们想要拥有六十八种的双子叶植物、十五种单子叶植物、两种裸种植物—— 隐花植物的真菌类缺一不可，因为石松和蕨类实在太难搞了。除此之外，还有比着魔还疯狂的，他们将生命奉献给单一种类的植物，在那种类中所有可以种植的、能叫得出名字的变种他们都要。举例来说，像球根类花卉的爱好者，他们对郁金香、风信子、百合花、雪耀百合、水仙花，以及其他球茎类植物，有着不可言喻的痴迷；而报春花科植物的崇拜者，却将忠诚全部奉献给报春花；至于白头翁属植物的追随者，他们则不顾代价地收购秋牡丹；还有鸢尾科植物或是菖蒲的迷恋者，如果他们没收集到水仙菖蒲、蝴蝶花、射干、燕子花、美国鸢尾、姬唐菖蒲等品种，他们将会痛不欲生；还有飞燕草属植物的爱好者，以专门种植飞燕草为乐；还有专攻玫瑰栽种的，据传他们只与由德露希卡太太、哈丽欧太太、卡洛琳娜 ·泰斯托太太、威廉先生、波拿特先生等上流名人转世投胎的玫瑰长相厮守；至于对夹竹桃属植物很着迷的人，他们会尽情嘲

讽那些热爱菊花的人士，而菊花的热爱者会在每年十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那时是菊花的盛开季节；还有那些充满忧郁的紫苑狂恋者，他们生命中的乐趣只献给秋天的紫苑。在所有的狂热者中，最疯狂的（当然除了仙人掌迷之外）就是大丽菊的爱好者了，他们会毫不迟疑地买下新品种的美国大丽菊，即使要以两千元的超高价码购得，他们也会在所不惜。他们中间只有球茎类狂热者拥有某种的历史传统，甚至还有自己的守护者，那就是圣约瑟夫。他以手中握着纯白百合而为人所知，虽时至今日，他握着的可能是更为洁白的布朗百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圣人拿着夹竹桃或是大丽菊的；结果是这些信徒将自己献给花的祭坛，甚至还有人建立属于自己的教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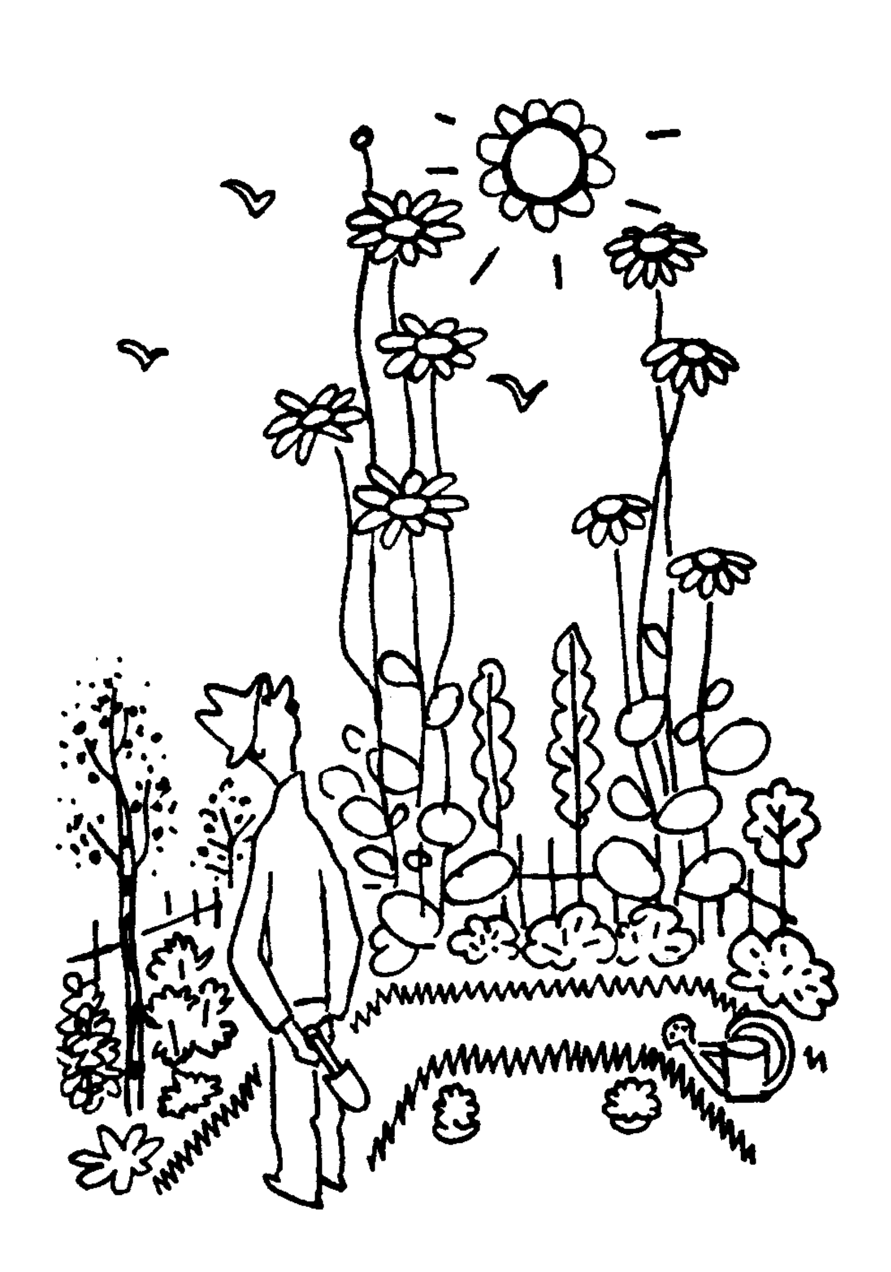
为何这些信徒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圣人的传说呢？让我们虚构一下大丽菊圣者的一生，就说他是圣乔治（sv. Georginus）好了。乔治是位正直而虔诚的园丁，在经历长期的祈祷与禁食后，他终于成功地培育出第一株大丽菊。当酷爱夹竹桃属植物的皇帝听到此项消息时，作为异教徒的他十分震怒，立刻派遣法警前往逮捕虔诚的乔治。“你，”夹竹桃皇帝怒吼道，“现在给我过来敬拜这些行将就木的夹竹桃！”“我不要，”乔治坚定地回答，“因为大丽菊是我的大丽菊，而你的夹竹桃不过就是夹竹桃罢了。”“给我剁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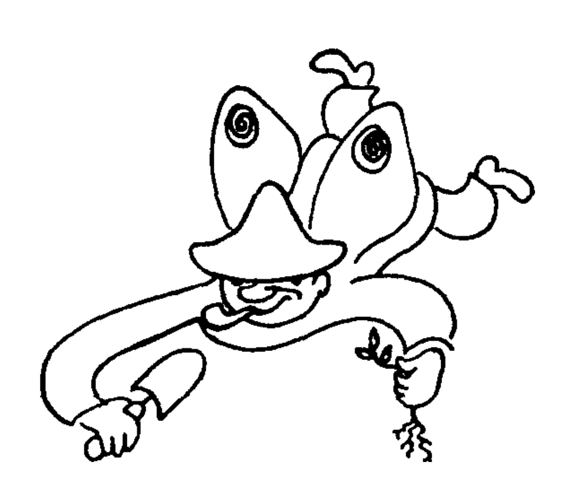
残酷的夹竹桃统治者下达命令；于是大丽菊的圣人的圣乔治被剁成肉酱，而他的花园则被夷为平地，上头还撒满了绿色的硫酸盐和硫磺；但圣乔治被剁碎的肉块却化成不同品种的大丽菊，这里头有牡丹形、白头翁形、新月形、仙人掌形与星形的大丽菊，以及小球状、木墀草状、环叶状与混合型的大丽菊。



其实秋天是植物大量繁殖的季节；相比之下，



如果真要我说，那我觉得春天实在太挑剔了。秋天喜欢以超高标准来行事；你可曾在哪里见过，春天的紫罗兰会长到三公尺的高度吗？或者你见过比树还高的郁金香吗？那你就明白了吧；如果还不信，你可以尝试在春天种下秋紫苑，等到十月的时候，它就会长成两公尺高的原始森林，只怕你还不敢踏进那片森林一步呢，因为一进去可能就会找不到出来的路；或者你在四月时埋下向日葵的种子，而现在，你得抬着头望着向日葵，因为它那金黄色的花朵正嘲讽似地向你挥手致意，你即使踮脚尖也够不着它们；因此在秋天，花儿会自然改变；每一年园丁会像抱着小猫似地捧着他的常绿植物；每一年他都会满足地说：现在我已将花园的一切安置妥当了。到了明年他还是发出一样满足的感叹。对花园的爱是永无止境的。从这点来看，花园就像是人类的世界，也是所有人类的事业。





22 谈秋天之美

我可以写各式各样的题材，关于秋天放荡不羁的颜色、令人厌恶的青蛙、亡者的灵魂、天上的星座、最后一朵紫苑、努力绽放的红玫瑰、夜晚的灯光、墓园蜡烛所散发的气味、干枯的树叶，还有关于其他种种令人伤感的事物。但我在这里却要为我们捷克秋天的另一项美景做见证，并且极力赞美它。那就是甜菜。

在这块孕育我们的大地上，没有任何作物会像甜菜一样产量如此之大。通常小麦会被运进谷仓中，马铃薯被囤积在地下室里；但甜菜却是被堆成一堆堆的；甜菜会像小山般被堆积起来；它们被堆集在小小的乡下火车站旁。火车接连不断地运送着一车又一车的白色菜球；男人用铲子将甜菜愈堆愈高，高到几乎像是几何型金字塔的高度。其他国家的农产品是以各种不同方式流通到人们的屋顶下，但甜菜却呈现单一方向的流动：它们流到最近的铁道；或是距离最近的糖厂。甜菜的产量是如此的大；它们像是群众的大游行；它们如同军队般进行排列；有一旅、一师及一个军团的甜菜在被运输。因此它们是如同军队般整齐地被放置；它们像几何图形般被呈现，而硕大的几何图形有种崇高之美。甜菜农将甜菜堆积成纪念碑般宏伟；将它们建造得如同一栋建筑物似的。一堆马铃薯看起来并不像建筑物，但一堆甜菜却不只是甜菜，它们是一栋大楼。城里来的人并不怎么喜欢甜菜园；但

在秋天时节，甜菜却具有永恒不朽的纪念价值。像这样一个由甜菜堆积成的金字塔就有其令人咏叹之处。它是对多产大地的一种纪念。

但请容我高歌一曲，让我为秋天最谦卑的美丽唱一首咏叹调。我知道你家并没有农地，你也不懂如何将甜菜搬成一大堆；但你曾为花园施过肥吧？当工人开着肥料车运送着那还冒着烟、热呼呼的肥料堆到你家门口时，你会张大鼻孔与眼睛，细心品味着它，然后赞许地说“感谢上帝，这可真是堆好肥料。”

“是不错，”你又解释说“就是浓度有点不够。”

“都是稻草，”你很不满意地评论着，“粪肥只有一点点而已。”

“说实在的，像你们这种只知道掩着鼻子躲得远远地，不敢靠近这堆柔软的高贵粪肥的家伙，去别的地方做买卖好了；你们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好粪肥。”当园圃被施过肥后，通常人们的内心会有一股神秘的感受油然而生，因为大地受到了眷顾。

❋

光秃秃的大树，看起来并非是如此绝望的景象；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扫帚或是柳树，有时还有点像盖房子用的脚手架。但是在大树上若还有一片孤零零的树

叶挂在上头，微弱地在风中颤抖，就像是战场上最后还在飘舞的旗帜，也像是战场上烈士手中仍然紧握着的军旗。我们虽倒下，但我们绝不投降，我们的精神永存。

❀

还有菊花也尚未放弃。它们是如此的轻盈与脆弱，像是诞生自白色或粉红色的泡沫，令人爱怜的模样好似穿着舞衣的小女孩。亲爱的太阳公公太晚起床了吗？清晨迷蒙的雾打搅到你了吗？还是夹带冰雹的大雨令你心烦？这些都别在意。绽放花朵才是最重要的。只有人类会抱怨恶劣的环境；菊花却顺其自然。

即使信仰也会随着季节而改变。人们在夏天时可能会成为泛神论者，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到了秋天，人们又再度回复成平凡的老百姓。即使我们不是虔诚的教徒，我们也会慢慢地再度重新做人。每个家庭的炉火都是为了向家神致敬而燃烧。对家庭的爱如同对天上星辰的崇拜一样，是种永恒不变的仪式。



23 园丁的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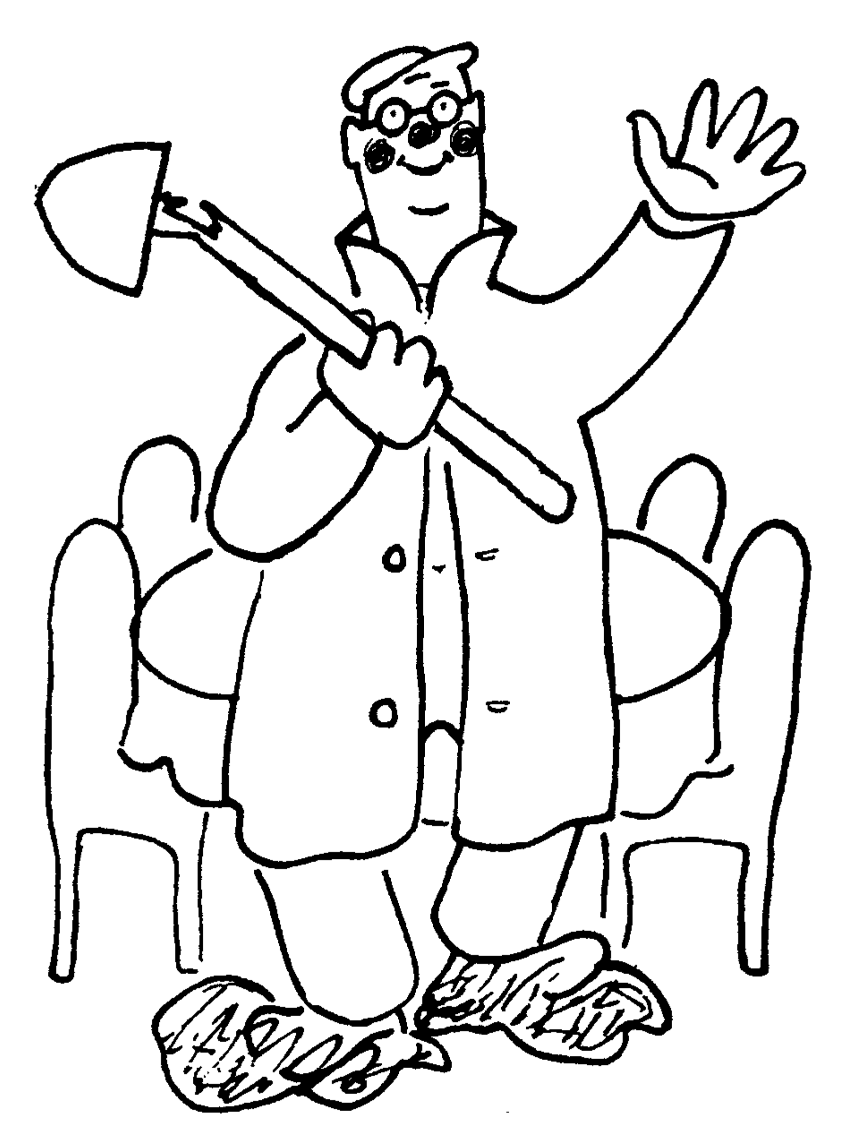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错的职业，例如替报纸撰稿、进入国会为选民服务、董事会中列席或者签署官方文件；但无论这些职业有多好或者多受人尊崇，这些职场上的人都无法与拿着铲子的园丁相比，因为他们并没有园丁那种充满纪念性、可塑性与雕像般的可敬姿态。先生，当你站在花圃前，一脚倚在铲子上，一面擦着汗一面说着：“呼！此时你看起来就像是一座伟人的雕像；只要将沾在你身上的土弄干净，然后在脚底下摆上表面刻有“工作胜利”、



“ 大地先生 ” 等文字之类的基座就够了。我会这么说，是因为现在正是锄土的时刻。

没错，泥土需要在十一月时被翻转与松动：使用铲子挖土就跟用勺子或汤匙挖取食物一样，都会给你一种诱发食欲的满足感。好的泥土，如同好的食物，不能太肥，也不能太重，更不能太冷、太湿、太干、太油、太硬或是太生；它们应该像面包、像姜饼、像发酵的面团般的柔软蓬松；或是像沙一般的细，完全无须再经研磨；用铲子挖土时，不会发出像是咂舌般哒哒的声音；好的泥土不应像板凳或脑袋、蜂窝或是饺子一样，因为当你用铲子翻土时，它应该像是透气良好而且排水正常的可耕地般蓬松柔软。它们是既可食用又美味的泥土，既有教养又高贵，既潮湿又深厚，渗水而柔软的泥土，简而言之，好泥土就像是好人；更重要的是，即使伊甸园的泥土也不会比它更好。

嗨，起来，你这该照料花园的家伙，在秋天的时候还是可以进行移植植物的工作啊。一开始得先在灌木丛或树丛周围尽量挖深；然后用铲子从底下将它们挖上来，通常此时铲子都会啪啦地裂成两半。有些家伙，主要是批评家与大众演讲者，特别偏爱提到有关 “ 根 ” 的话题；例如他们会宣称我们应回归‘ 根本 ”,或是有些罪恶需要连‘ 根 ’拔起，或者



我们应探索事物的“根本源头”。没错，我倒很想看看他们会如何将一株树龄三年的树连根拔起（而且根部着床很深）。我也很想观察一下，像兹德涅克·涅耶德利先生（Zdenék Nejedlý，注：为著名的捷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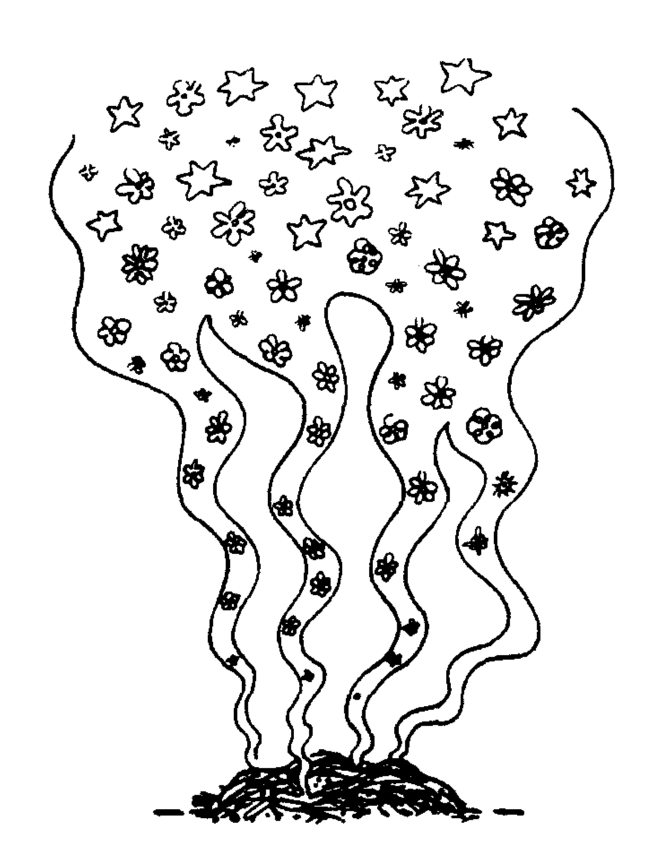
历史学者与社会运动改革者，1878年-1962年）如何将一株老白杨树连根拔起。我想，在经历一番苦战后他会挺直腰杆，然后吐出一个字。而我可以对天发誓，那个字一定是“干！”。我自己曾拿树来做过实验；我必须承认，要与植物的根搏斗实在是件苦差事，最好的方法还是将根留在大地；植物自己心知肚明，为何根部要钻到大地深处；我必须老实说，它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观点；最好还是放任根部自由伸展，我们只要致力于改良泥土就成了。

❁

是的，改良泥土。在酷寒的天气，一车堆肥看起来会更明媚动人，因为它们会像一座祭坛般冒出热气。当堆肥的香气直达天庭时，上帝会闻一闻，然后以内行人的口吻说：嗯，这可真是堆好肥料啊！—— 这正好给我们机会来谈谈生命循环的奥妙；当马儿吃完饲料后，它随餐附赠的粪便恰好可以拿来当康乃馨或玫瑰的肥料，而下一年我们将在繁花盛开的景象中赞美上帝，感谢他赐给我们这具有无比香气的肥料。没错，园丁早在冒出热气的堆料里发现这无比的香气；他会一面闻着香气，一面小心翼翼地将这上天的礼物抹在整片花园，就像在



替孩子的面包涂上果酱。来来来，我迷人的小花儿，好吃的来了！尤其是你，法国玫瑰小姐，这一堆都给你享用，因为你绽放得如此美丽与繁茂：你别吵，灰毛菊，这块是给你的；还有你，你这爱吃醋的夹竹桃，我用稻草替你铺个床总行了吧！



亲爱的朋友，为何你们的鼻子皱了起来？难道你们不喜欢我闻的味道吗？

❀

还有最后一步，我们要为我们的花园进行最后一项服务；等下了几次秋霜之后，我们得替花园插上一层绿色的树枝；然后将玫瑰折弯，在茎部上铺满泥土，并在花圃上铺上充满芳香的针松枝干，接

着就可以上床休息了。通常人们会将树枝覆盖在其他东西上，像是折叠小刀或是水管等；当树枝在春天来临时被移开之后，我们又可以在原地现当初的每一样东西。

但我们还没达到目的，植物尚未停止开花呢；紫苑依然在眨动着它淡紫色的明眸，樱草花与紫罗兰也还在尽情绽放着，象征着即使十一月也依旧春意盎然，而印度菊（虽然这样称呼，但实际上它们并非来自印度，而是来自中国）不论围绕外界的情势多么险恶不堪，它们都绝不轻言放弃绽放脆弱而丰盈的花朵，有枣红色的，也有雪白色、金黄色与石榴色的花朵；还有玫瑰花也坚持着最后一次的绽放。

接下来，我们还有努力表现的叶子；秋天的叶子有黄色、紫色、火红色、橘黄色、赭红色与血红色；此外我们还有红色、橘色、黑色、蓝色的秋熟浆果；还有上头挂满光秃秃的黄色、深红色枝干的消瘦树木；我们还没结束！即使老天开始降雪，也还有结着暗红色果实的深绿色橡树与黑色松树、柏树及紫杉；这一切都没有终结的时刻。

让我跟你说吧，死亡在植物身上是不存在的；甚至冬眠也是虚幻的。我们只有季节与季节之间的区别而已。我们对生命必须要有耐心，因为生

命是永恒的。

❀

但是还有你，像你这种在浩瀚宇宙中没有拥有一丁点属于自己花圃的人，你也可以在秋天的时节咏叹大自然，更进一步地说，你可在花盆内栽下风信子与郁金香的球茎，它们在冬季时可能会冻死，但也有可能开花。做法说明如下：请你买下自己最喜爱的植物的球茎，并向离家最近的园丁朋友买一袋堆肥土，接着再从家里的地下室或阁楼搬出所有老旧的花盆，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在每个花盆里放下一颗球茎。最后你会发现还有一些球茎，但花盆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你会去再买一些花盆，然后你又发现球茎用完了，但花盆与泥土却还有剩余。没办法，你只好又去买更多的球茎，但泥土又没了，你又再去买一袋新的堆肥。接着，又有堆肥用不完，因为舍不得丢掉，于是你又决定再去多买一些花盆与球茎。这样的轮回不断进行，一直到家人出面制止才宣告结束。之后，你在窗台、书桌、衣柜、储物间、地下室与阁楼都摆满了花盆，然后抱着充分的信心期待着冬季的来临。



24 冬眠的准备

还需要多说些什么：所有的迹象都在显示，如同人们常说的，大自然已进入冬眠状态了。叶子一片接一片地自桦树上飘落下来，呈现一种美丽而哀愁的动人姿态；盛开之后，一切又再度回归大地；繁花落尽，留下的是冷清的树干，萧瑟落魄；而孤单的大地也散发出腐朽的味道。一切都无需再多说了：今年已经结束。菊花啊，别再虚掷美好生命；小白洋莓，可别把这最后的阳光误认为是三月灿烂的阳光。没什么好玩了，孩子们，游行早已经画上休止符；你们好好躺下吧，是冬眠的时候了。

你说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搞什么鬼！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这哪是在睡觉？我们每年都说大自然已经进入冬眠；但我们却没好好细心观察这所谓的冬眠；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从来没有从地底下来观察这一切。如果想了解事情的真相，你就得颠倒过来观察；如果我们想更看清自然，我们就真的得颠倒过来看；让我们从植物的根部开始往上看。我的老天，这能叫睡觉吗？你说这算是休息吗？应该说是植物停止向上生长，因为它们没空儿，因为它们现在正忙着向下伸展手脚；它们将自己深深地埋在地底下。请你仔细瞧一瞧，在地面上是苍白的面孔，而在地面下它们却是全新的根部；请你再看仔细点，瞧瞧它们钻到哪儿去了！咻咻！咻咻！难道你没有听到在它们努力地奋进下，大地所发出的爆裂声

吗？报告将军，根部大军已经深入敌军后方；夹竹桃侦察兵正在与风铃草的前锋部队进行肉搏战。很好，很好；让攻击持续进行；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而这些又肥又白的脆弱家伙，却是全新的嫩芽与幼苗。你瞧瞧，它们有多么茂密；装作枯萎凋零的草皮先生，你的秘密繁殖计划进行得如何，一切都还顺利吧！你称这个为冬眠？管它花散叶落，何须无病呻吟；在这下头，冬季的活计才真正要开始，在这儿呢，就在这儿，还有这儿，新生的茎干正在成长；从这里到那里，四处可见三月的新生命正在十一月份里朝气蓬勃；在地底下，伟大的春天工作计划正在筹备中。根本没有时间冬眠；喂，这就是建构好的蓝图，在这儿，地基正在开凿，下水道正在兴建；我们得继续向下钻，决不让寒冬的硬土阻挠我们前进。春天翠绿的地下室是建立在秋天开拓者所建立的基础上。那就是我们，地下生力军，我们已完成自我交付的任务。

强韧而肥大的新芽正在地底下生长，球茎的顶部稍稍鼓起；好家伙，春天将在此处开出美丽的花朵。我们说，春天是萌芽的季节，但真正的萌芽季节却是秋天。如果我们观察自然，说秋天是一年的结束一点也没错；但说秋天是一年的开始，也完全符合真理。一般的观念是叶子在秋天散落，对于这点我并不否认；我只是要坚持一点，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秋天

是叶子萌芽的季节。叶子干枯是因为冬天的降临；但叶子开始散落也是因为春天的来到。因为诞生自春天，如雷管般细小的新芽已开始茁壮成长。秋天时树木的萧瑟景象只不过是乐观的假象；事实上，树木之中到处点缀着将在春天时展现的珍宝。花朵在秋天枯萎也只是视觉的幻象；因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总是说，大自然在沉睡，但她却像女神般辛勤地孕育着万物。她正把店关上，将铁门拉下；但在铁门之后，她却忙着为新货品拆箱解套，赶着为它们上架，东西多得都快把柜子压垮了。朋友们，这才是真正的春天；现在准备不完的，到四月还是准备不完。未来并不在我们前方，因为它已在此刻化身为新芽；它早与我们同在了；而现在没有与我们同在的，在未来它们也不会存在。我们没看到新芽，是因为它藏身在地底下,我们不识未来,是因为它就在我们左右。有时我们似乎嗅到腐朽的味道，其实我们是被过去的习惯所蒙蔽；但我们只消看看有多少又肥又白的幼芽从老朽的大地中冒出来；瞧瞧种子是如何萌芽的；想想那些老朽的植物是如何再度转化为新芽，而这些新芽有一天将会盛开；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神秘的未来是如何聚集到我们身边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郁闷与猜忌都是可笑的庸人自扰；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得不断成长。



25 园丁的十二月

没错，现在一切都功德圆满了。在此刻之前，他曾锄地、挖土、松地、翻土、施肥、撒石灰，也曾在泥土上撒上泥煤、灰烬及煤灰，还有栽种、植株、移植、分植、埋球茎、在冬天来临前拔出菜果、浇水、除草、小心翼翼地替植物覆盖上树枝、把泥土耙到茎干边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园丁在二月到



十二月间完成的，而现在，当整个花园被积雪覆盖时，他才想起他忘了一件事：好好欣赏它。好好看看吧，再不看就没时间了。当他在夏天冲去看龙胆花开花时，一路上他还不得闲，得一面跑一面停下来除草；当他想好好瞧瞧飞燕草的丰姿时，却发现还得替它插上支架；当紫苑绽放时，他却得跑去拿桶浇水；至于夹竹桃开花时，他还得帮着拔杂草；而当玫瑰绽开时，他却东张西望，为了看要如何剪去侧枝与摘掉枯叶；当菊花开始盛开时，他却还得拿着锄头替它松土。你到底还想怎么样，休息一下好不好；什么时候你才可以悠闲地将手插在口袋里，好好地欣赏一下花园呢？

好了，感谢老天，一切都结束了；不过好像还有些工作没完成；那后面的泥土还跟铅块一样硬，而且我真的很想将这株矢车菊移到别处去，我很忙，没时间招呼你了；因为老天已开始降雪了。我说园丁啊，为了让自己第一次好好地瞧瞧自己的花园，你可不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

这个从雪里冒出来的黑黑的东西是枯掉的石松；这根干茎柄是蓝色褛斗菜；那一堆枯萎的叶子是泡盛草；大伙过来看看，那一堆都是紫苑，而这边现在什么都没有，本来这是长着橘色金梅草的；而这堆雪下面有可能是瞿麦，没错，果然是瞿麦。

那边那叶柄则应该是红色的欧着草。

呜呜，太冷了！人们在冬天是不可能怡然自得地欣赏花园的。

❀

好了，让我们先升个火吧；且让花园在棉被般的雪地中安静沉睡。思考一下别的事也不错，在



桌上摆着许多我们未读过的书，现在让我们来好好阅读一番；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计划和该操心的事，现在也可以开始进行了。但我们已将所有植物都用树枝覆盖好了吗？剑兰上的覆盖足够了吗，我们是否忘记将白牡丹盖好呢？山桂一定得用小枝保护；如果杜鹃冻僵了该怎么办？如果亚洲毛茛的块茎长不出来怎么办呢？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得改种……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先查



查价目表再说。

❀

十二月份的花园身影，只能在密密麻麻的园艺目录中寻找。戴着眼镜的园丁此时正独自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憩着，整个人深陷在，当然不是在堆肥和树枝覆盖之中，而是在一堆园艺目录、年鉴、书本与小手册之中，在书页上他读到：

一、最珍贵、最令人赞赏与最不可或缺的植物，就是目前他花园里还没有的；

二、而他发现，他目前所拥有的都是“非常娇弱无助”与“极易受霜害”的植物；或者是他居然将“极需要水分”与“必须隔离湿气”的植物种在同一个花圃；还有受到特别照料，种在阳光充足之处的植物，居然是需要“完全阴凉”的生长条件，或者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况；

三、存在三百七十种或更多种类的花种，是“值得特别注意”与“花园基本必备”的；或者它们是“令人惊讶的全新品种，远远超越之前的成就”。

在读完这些文章之后，十二月的园丁通常会变得很忧郁；他会开始担忧，害怕在春天的时候，他的植物会因为霜害、病毒、湿气、干旱、烈日或是



阳光不足等原因，而一株接一株地死亡；为了弥补可能产生这些悲惨状况的破洞，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对策。

接下来，园丁会发现，即使躲过上述的灾难，他也没有那些他在苦读六十本目录后所发现的“最珍贵、繁花盛开、全新、超越群伦”的品种；这绝对是他无法忍受的苦痛，一定得想办法弥补这项空缺才是。所以冬季化的园丁，根本是个对自己花园里所有植物丧失兴趣的人，他将心力完全集中在追求那些他缺少的品种上；他将自己埋在目录中，然后将他想要订购的项目都勾起来，看在老天的份上，这都是他的花园所不能或缺的。通过第一次挑选而选中的有四百九十种常绿植物，这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买下来的；不过当他计算过数量之后，他便稍稍冷静下来，然后在内心淌着血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放弃一些。没想到这样的痛苦抉择，居然花了他至少五倍的时间，直到最后，终于剩下一百二十种“最美丽、最令人赞叹、最无法取代”的常绿植物——在兴奋过度的驱使下——他马上采取订购的行动。“请你务必在三月初时寄给我！”——上帝啊，为何现在不就是三月呢，他以冬季特有的没耐性，急切地思考着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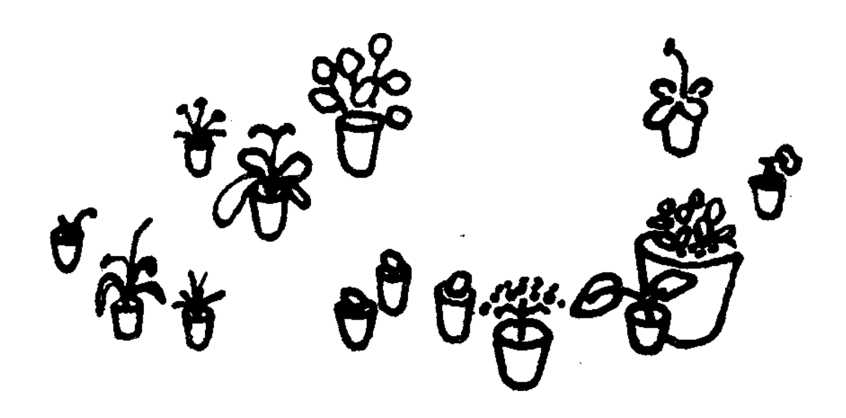
没错，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性的判断能力；因为他将会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寻找，等到三月真的一到，花园最多只有两三块空地可以拿来栽种新植物，而且这几块空地还紧靠在日本榅桲的篱

笆后头。

❀

当完成这最主要的——如同大家所见到的——有些忙碌的冬季事务后，园丁开始觉得极度的无聊；因为“万事始于三月”，所以他开始数馒头，但是到三月实在太遥远，他就自动减掉十五天，





因为“有时万事亦可始于二月”。但结果还是一样，他还是得等待。于是园丁便想尝试做点什么不同的事情，然后他开始在沙发、长椅或是躺椅上滚来滚去，因为他想学大自然好好冬眠一番。

半小时后，他突然自平躺的姿势中跳起来，脑袋被一个新灵感所击中。花盆！可以把花种在花盆里啊！于是茂密的棕榈树、圆锥花、紫鸭跖草、龙血树、芦笋、猪殃殃、含羞草、叶兰、秋海棠等热带植物的美丽影像，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而我们知道，在这些植物中，像樱草、风信子都是会开花的；我们可以在客厅建起一片赤道丛林，而四处蔓延的藤蔓则自楼梯上悬垂下来，在窗台旁我们会摆着争相绽放的花朵。然后园丁很快地用眼睛扫射四周；眼前他见到的不再是以往居住的卧房，而是他心中所创造出来的森林天堂，他立即飞奔到街角的花店那儿，准备将一大堆植物珍宝抱个满怀。

当他尽可能地携带许多植物回家之后，他赫然发现：

当他把所有花盆植物摆在一起时，它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道雨林，反倒是更像小型的陶艺店。

他无法再将它们摆在窗台边—— 因为家里的女人强烈地坚称——家是为了维持通风才装窗户的。

他也不可以在楼梯上摆置任何东西，据说那会使楼梯粘满脏土并把水溅得四处都是。

他不能将客厅变成热带雨林，因为不论他怎么请求与咒骂，家里的女人坚持不愿让步，还是让冷空气不断地从大开的窗口窜进来吧。

于是我们可怜的园丁先生只好将他的宝贝抱到地下室去。在地下室，他还一面自我安慰地说，至少植物不会在这里被冻僵；待春天一来临，他便马上跑到户外，将自己埋在潮湿的泥土中，完全遗忘了地下室还有挚爱的存在。但此番经验，却不能阻止他在明年十二月又跑去买新的花盆，为的只是想尝试一下满足将自己的居所改造成冬季花园的心愿。在这里，我们一样见证到大自然永恒的生命力。



26 论园艺生活

有人说，时间造就了玫瑰；这道出了一部分的真理—— 因为玫瑰通常需要等到六月或七月才会开花；而玫瑰也至少需要花三年的时间，才能长出真正漂亮的花冠来。我们得花更长的时间，才能作出以上的判断，例如时间成就橡树；或时间造就了桦树。我曾经种过几株桦树，并发出豪语：这将冒出一片桦树丛；在这角落将会长出一棵巨大的百年橡树。当我真的种下一棵小橡树后，两年过去了，但巨大的百年橡树依然未见踪影，更别说会有小仙女在里头跳舞的百年桦树丛了。真相终于大白，我的确得再多等个几年；不过我们园丁具有无比的耐性。在我的草皮上，有一棵长得几乎与我一样高的黎巴嫩西洋杉；据专家讲，西洋杉可以长到一百公尺高与十六公尺宽的巨高尺度。太好了！我希望能见到西洋杉真的长成那么高大与健壮；如果我真的能活到那一天，能亲眼见证自己辛勤工作的成果，那该是件美好的事。这段期间内，我的腰围也胖到了二十六公分；很好，我会继续等下去的。

你可以拿小小的草皮作例子。如果你撒下草皮种子而且它们还没被麻雀吃掉的话，到了第四个星期，它就会开始发芽了，而当第六个星期一来到，你就得起身割草了，但它还不能与英国草坪相提并论。我知道一个如何培植英国草坪的秘诀——非常像是制作乌

切斯特蘸酱的秘诀——那是我从一位“英国乡绅”那儿得来的。一位美国的百万富翁对我们乡绅说：“先生，我愿意付你开的任何价码，只要告诉我如何种出像你那样完美、翠绿、茂盛、无瑕、整齐、闪耀，像极了天鹅绒般的英国草坪。”——“这还不简单，’我们这位英国乡绅回答道，“一开始准备的时候，土就得挖得又深又好；而且泥土一定要新鲜与渗水，绝对不能含有过酸性，也不能太黏稠，更不用说太硬或是过于稀薄了；然后泥土要压平，得像桌面般平坦；然后你再将草皮种子种下去，而且小心翼翼地将土拍平；接着你要每天按时浇水，等到草长出时，每周都要定期割草，而且要拿扫把将刚割下的草扫干净，并记得最后将草皮滚平；你务必得每天洒水、浇水、喷水，让它们保持水分；如果你可以这样做上个三百年，那你就跟我一样拥有一块美丽无比的草皮了。”

你还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每位园丁都希望有机会尝试，去实际比较各种不同的玫瑰，看看它们的幼芽、花瓣、茎干、叶片、花冠与其他部分，到底有什么差异；并将所有种类的植物名单，像郁金香、百合、鸢尾花、飞燕草、康乃馨、风铃草、泡盛草、紫罗兰、夹竹桃、菊花、大丽菊、剑兰、勺药、紫苑、樱草花、白头翁、耧斗菜、龙胆花、向日葵、萱草、罂粟花、金杆花、毛茛、虎耳草、金梅草、威灵仙等

都列出来，而这些植物至少都还有一打以上最好，最不可或缺的亚种、变种与杂交种；我们还必须再把几百种的植物列到名单之中，虽然它们只有三到十二种不同的变化；还有，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像高山、水生、球茎、石南、羊齿、桂花、耐阴类与常绿类的植物；如果我们把这些植物加起来，那我们将会得到非常惊人的答案，因为得需要至少一千一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园丁要花一千一百年的时光，才能完整检验、观察与评价完他所拥有的植物。时间不能再少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替你打个九五折，毕竟你不需要把全部名单中的植物都要种上，虽然那是很值得的；但如果你想在期限内完成任务的话，那你得加快脚步，而且一日都不可虚度。人们得完成自己踏出第一步之后要做的事；你必须忠于自己对花园的责任。我绝不会透露任何秘诀给你的；你得自己去探索并坚持下去。

我们园丁是有点为未来而活着的；如果我们的玫瑰花开了，我们就会想，到了明年它们还会开得更好；再过个几十年，这株小针松就会长成为大树了—— 如果我还有几十年可以活的话！我真的很想看看，五十年后这片桦树丛会长成什么样子。说句老实话，最美好的还在前方等着我们。每过一年，植物就长得更加茁壮与美丽。感谢老天爷，我们又活过了一年！